



87415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三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

李善

呂延濟

劉良註

論三

養生論

善曰嵇喜為康傳曰康性好服食常采御上藥以為神仙稟之自然

非積學所致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若安期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

也著養生篇

嵇叔夜

世或有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

善曰王逸



楚辭注曰謂說也鄭玄禮記曰致之猶言至也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

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五臣本作夭妄者善曰養生經黃帝問

天老曰人生上壽一百二十中壽百年下壽八十年不然者皆夭耳良曰言過神仙上壽以

往皆是天妄而死此皆兩失其情請五臣本無請字試粗論之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粗麤也向曰兩夫神仙失謂神仙夭妄也言失其論事之情也

雖不目五臣本作目不見然見然五臣本作則記籍所載前史所

傳較角而論之其有必矣善曰廣雅曰較明也

矣言必有神仙事也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

致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夫自然者不知其然而然老子曰道法自然銑曰



言神仙非學之所能成也。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

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

能得之。

善曰：天老養生經，老子曰：人生大期以百二十年為限，節度護之，可至千歲。

翰曰：導攝也。

向曰：神仙則不可學，攝養性命

使致長年，則有之矣。而世人皆不知其精妙，不

得長年也。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

一集，渙然流離。

善曰：漢書曰：上問左丞相周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

知，問天下錢穀出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洽背，

媿不能對。周易曰：渙，汗其大號。

銑曰：服藥不

得汗也。

良曰：愧懼也。言服藥求汗，或有不得

者，或有人懼情一集，乃有渙然，而汗出者，流離

汗流。

終朝未餐，則瞋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

見



不飢

善曰毛詩曰終朝采綠終朝謂從旦至食時囂然飢意也禮記曾子謂子思役曰吾

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口者七日

翰曰囂然飢憂兒

夜分而坐則低迷

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

音名善曰古眠字韓子曰衛靈公

至濮水之上夜分而聞有新聲者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漢書曰劉向曰夜觀星宿或不

寐達旦

濟曰夜分半夜也良曰閉目

勁刷

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

善曰通俗文曰所以理髮謂之刷也何休

公羊傳注曰僅劣也酒也言以梳理其髮鬢飲酒以發顏色其鬢髮

向曰勁刷謂梳也醇醴

豎面赤耳僅少也

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

善曰淮南

子曰荆軻為燕太子丹刺秦王高漸離宋如意為擊筑而歌於易水之上荆軻瞋目裂眦髮植



衝冠 翰曰言其怒色殊觀赫然甚於酒之發色者豎髮衝冠亦甚於梳理者矣言怒亦損性

植豎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

向曰形骸無精神則困國無君則亂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

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銑曰精神急躁於腹中形貌失色於外如君暗

而國亂也夫為稼於湯世備有一溉之功者雖

終歸於焦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

不可誣也善曰種曰稼言種穀於湯之世值七

在後枯亦猶人處於俗同皆有死能攝生者則

後終也孫卿子曰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說文曰

溉灌之也濟曰殷湯大旱七年若種稼於其



一灌之潤而後枯死亦猶今養生雖終歸於而死必得一養之益也既灌也良曰誣輕也而

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

而肆之善曰淮南子曰大怒破陰大喜墜陽養生要彭祖曰憂患悲哀傷人喜樂過差

傷人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翰曰侵損肆縱也是猶不識一溉之益

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善曰國語子餘謂秦伯曰使能成嘉穀君之力

也翰曰言世人不識養生之理欲求長年者亦猶不知苗有一灌之益而直欲望嘉穀熟於

旱苗終不可得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

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善曰淮南子曰形者生之

舍也氣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二者傷矣向曰形無神可恃則死也銑曰



神若無形則何所依存此皆相依憑也故脩性

濟曰喜怒哀過甚則害生理之易也

以保神安心以全身良曰不為彊梁而本於柔謙也愛憎不棲

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善曰

老子曰我獨泊然而未兆說文曰泊無為也禮

記曰樂行血氣和平也翰曰棲居也銑曰

泊然無營欲見無感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

謂哀樂不能在懷也

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善曰莊子曰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為壽而已矣

古詩曰服食求神仙濟曰呼吸吐納謂服氣也

也親而濟於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

長年也

下之五臣通稱也不知區種可有餘斛善曰泥

無之字



農書曰上農區田大區方深各六寸相去七寸  
 一畝三千七百區丁男女治十畝至秋收區三  
 升粟畝得百斛也區音鄔侯切一曰謂區隴而  
 種非漫田也銑曰上農區田謂穿坎為區廣  
 深六寸相去七寸區中種穀一窠  
 秋收每區三斗計畝當百斛也田種一也至

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

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向曰相懸謂畝十斛畝百

斛也商農所以無十畝百斛之利者為守其常

見不知變通故也亦如人之在生但見目前所

欲不識養生之理可致長年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音名善曰經

方小品倉公對黃帝曰大豆多食令人身重博

物志云食豆三年則身重行止難又曰啖榆則

瞑不欲覺也銑曰豆謂大豆也言食合歡蠲



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

五臣本

知也

善曰神農本草曰合

歡蠲忿萱草忘憂崔豹古今注曰合歡樹似梧  
同枝葉繁互相交結每一風來輒自相離了不  
相牽綴樹之堦庭使人不忿也毛詩曰焉得萱  
草言樹之皆毛萇詩傳曰萱草令人亡憂名醫  
別錄曰萱草是今之鹿葱也  
翰曰蠲除也合歡萱草藥名也 薰辛害目豚魚

不養常世所識也

善曰養生要曰大蒜多食葷  
害目又神農曰猪肉虛人不

可久食又曰純  
菜也薰與葷同豚魚無血食之皆不刊人 蝨

乙山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癭

於齒居

晉而黃

善曰抱朴子曰今頭虱著身皆稍變而  
白身虱處頭皆漸化而黑則是玄素果

無定質移易存乎漸本草名醫云麝香形似麝  
常食栢葉五月得香又夏月食蛇多至寒香滿



入春患急痛以脚剔去著矢溺中覆之皆有常處人有遇得乃勝殺取淮南子曰險阻之氣多瘻謂人居於山險樹木窟臨其水上飲此水則患瘻齒黃未詳良曰頸項也皆謂所處所食

土地所宜而致之也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

不相應豈唯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

無使明翰曰豈唯所食之氣害之使重薰之使

黃而無使堅銑曰薰之使黃則必芬之使香而

無使延哉善曰方言曰延年長也濟曰芬亦

能使入延長明矣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善曰

本草曰上藥一百二十種為君主養命以應天無毒久服不傷人輕身益氣不老延年中藥一



百二十種為臣主養性以應人養生經曰上藥養命五石練形六芝延年中藥養性合歡蠲忿萱草忘憂也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良曰輔

而世人不察

良曰不察服食之理以養性也

唯

善本從心

五穀是見

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

鳥佳反法言曰哇則鄭

李軌曰哇邪也周禮鄭玄曰五穀麻

黍稷麥豆也

向曰淫哇樂聲也

滋味煎其

府藏醴醪鬻

五臣本作炙

其腸胃

善曰莊子曰聲色滋味之於人心不

待學而樂之漢書曰五藏六腑周禮曰凡齊事鬻鹽以待戒令鄭曰鬻鹽謂練化之鬻今之炙

字也

翰曰滋味血

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

正氣

善曰廣雅曰悖亂也文子曰修理而動者

銑曰腐敗悖亂也正氣謂安樂之



情也思慮銷

五臣作消

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

音遂善曰文

子曰人之性欲平又曰真人純粹應劭漢書注曰粹淳也

齊曰殃傷也平粹謂純和之性也

夫以蕞

外在

爾之軀

攻之者

非一塗

善曰左氏傳子產曰蕞爾

小國杜預注曰蕞爾小兒也良曰蕞爾小兒

軀身也非一塗謂聲色玄黃滋味芳香喜怒思慮哀樂之事共

攻於人身也

易竭之身而內外

五臣本作外內

受敵

所謂受敵也且非木石之堅必不可久言將死也

身非木石其能久乎

向曰以百年易盡之身而喜怒形於外思慮攻於內

性不依歸

其自用甚者

濟曰言自用其

飲食不節

以生百病

好色不勸

以致

乏絕

善曰素問黃帝曰有病七腹滿此何病岐伯曰此飲食不節故時病心發曰百病咸



生漢書杜欽上疏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也翰曰謂形神之氣乏絕也

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於衆難善曰莊子曰終天年

不中道天者是智之盛銑曰衆難謂上哀樂之事世皆知笑悼謂之不

善持生也善曰方言曰悼哀也笑悼謂笑其不善養生而又哀其促齡也向曰人

皆笑之傷之謂其不善持攝生性也悼傷也至於措身失理亡之於

微良曰有致養其身有失其理者積纖成損積

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緣悶若無

端善曰莊子曰藏乎無端之紀翰曰白謂白髮也終謂死也言死者悶然不知其端緒之

所由也中智以下謂之自然善曰穀梁傳荀息曰中智以上乃能慮之



臣料虞君中智以下也濟曰言中人縱少覺

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險於未兆

善曰老子曰未兆易謀 銑曰中智之人縱少

悟養生之事皆限逢遇之初不慎衆險於未始

前也衆險則喜是由五臣本作猶桓侯抱將死之

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五臣本爲五

本有病之始也善曰韓子曰扁鵲謂桓侯曰君

受字信後疾迎扁鵲鵲逃之桓侯遂死史記曰扁鵲

療簡子東過齊見桓侯東哲曰齊桓在簡子前

且二百歲小白後無齊桓侯曰和子有桓公午

去簡子首末相距二百八年史記自爲舛錯韋

昭曰魏無桓侯新序曰扁鵲見晉桓侯然此桓

侯竟不知何國也向曰病甚至於覺病方以



爲得疾之始則中智以下皆然豈預知攝養之事也亦如理國先見安危理之於未亂國乃理也餘文同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治臣五  
本作理 翰曰著盛也夫人之患害成於微小  
之間人所不知及將救之疾已盛矣故醫者無  
功療之也亦如國家當重賢良以理天下而人  
和年豐豈可輕棄而不用及國亂乃欲用之則  
無可施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  
察莫不皆然濟曰馳騁猶歷觀也域間也一切  
一時苟且之壽皆不曉養生長年之以多自證  
理則俯仰觀察莫不皆然言多也  
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良曰有疾  
皆以爲疾狀多同迥相證驗以自寬慰縱聞養  
輕於攝養謂言天地之理皆如此也



性

五臣本作生

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

向曰中智之人

縱知養生之事則自斷於所見苟隨其欲謂養生之理不如此也

其次狐疑雖

少庶幾莫知所由

銑曰言狐疑之心雖少近不知養生之所由何如亦未定

也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

衰中路復廢

翰曰言服藥未至於驗志厭而將歇中路則廢者

或益之

以畎

古澮外

而泄之以尾閭

五臣有而欲坐望顯報

者

善曰尚書曰濬畎澮距川孔安國曰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廣二尋深二仞曰澮畎澮

深之亦入海也莊子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司馬彪曰尾閭水之從海水出者也一名沃焦在東大海之中尾者在百川



之下故稱尾閭者聚也水聚族之處故稱閭也  
在扶桑之東有一石方圓四萬里海水注者無  
不焦盡故名沃焦翰曰吠澮細流也尾閭海  
水泄處也言人之服藥所益如細流之進而乃  
多泄其精如尾閭之泄其必難及而服藥或抑  
不慎難求長年之如是矣顯報謂長年也  
情恐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  
在數十年之後善曰說文云希望也穀梁傳荀  
患在一又恐兩失內懷猶豫善曰楚辭曰心猶  
國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豫而狐疑尸子曰  
五尺大大為豫說文云隴西謂犬子為猶顏師  
古以為人將犬行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  
俟如此往還至于終日斯乃豫之所以為未定  
也故稱猶豫或以爾雅云猶如麀善登木猶獸  
名聞人聲乃猶豫緣木  
如此上下故稱猶豫  
心戰於內物誘於外交



賒相傾如此復敗者

向曰嗜好之物具在目前藥效之事十年之後欲從

其道恐復無驗兩事俱失故猶豫是非未定心爭於內嗜好之物誘目於外以情欲為交樂以服食為賒應二者相傾復有敗攝生之事者戰爭也

夫至物微妙可以理

知難以目

五臣本作自

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

覺耳

善曰淮南子曰豫章之生七年可知延叔堅曰豫章與枕木相似須七年乃可別耳

枕音尤 向曰豫章木名其初生與林木同類至七年柯條乃覺殊也養生之理初與眾人同

道道成然後可覺殊矣

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意速

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

善曰老子曰聽之不聞名

曰希王逸楚辭注曰無聲曰靜 濟曰躁喧塗道也長生之理漸修而遲其應遠矣人意欲速



而望近以此莫能有專志以相終而得之也

**夫悠悠者既未效不求**

**而求者以不專喪業**

善曰論語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良曰悠悠者

者謂心遠於此道者效驗也求者謂求養生者喪失道也言不專心則失業也

**偏恃者**

良曰悠悠者

**以不兼無功**

良曰人有偏恃一事者必不兼於他事故養生無功也

**追術**

**者以小道自溺**

翰曰追法術苟從名譽者必偏於小道沈溺其心又不能成矣

**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

向曰此類謂上所述

**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

善曰

莊子曰廣成子謂黃帝曰必清必靜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老子曰少私寡欲

**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疆禁也**

善曰左氏



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銑曰不是心中實欲而疆自禁止蓋真不欲之故能養生也

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善

國語單襄公曰厚味實腊毒也銑曰厚味滋味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

氣以醇白五臣本作泊獨著善曰慎子曰夫德精微而不見聰明而不發是

故外物不累其內莊子曰外物不可必司馬彪曰物事也忠孝內也而外事咸不信受也淮南

子曰古之人神氣不蕩乎外莊子曰虛室生白向秀曰虛其心則純白獨著向曰言外物聲

色之類欲以累其心者不存繫之於曠然無憂

患寂然無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曰

濟同乎大順善曰莊子曰聖人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也邪氣不能襲也故其



德全而神不虧矣故曰聖人不思慮不預謀也  
老子曰聖人抱一爲天下式王弼曰一少之極  
也式猶則也文子曰古之爲道者養以和持以  
適莊子曰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知生而無以  
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  
出其性老子曰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  
大順鍾會曰反俗以入道然乃至於大順也  
翰曰道生一故守之而不亂其心不亂其心故  
養和其神和其神理長年可濟然後蒸以靈芝  
故同乎天地之大理也順理也然後蒸以靈芝  
潤以醴泉善曰白虎通曰醴泉者美泉也狀如醴酒也晞以朝陽綏  
以五絃善曰毛萇詩傳曰晞乾也無爲自得體  
安以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所以養羣生也此皆謂得生性之理也  
妙心玄善曰莊子曰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之也孰



能得無為哉老子曰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

身存

善曰莊子曰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曰至樂

莊子曰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

精復與天為一者也何曰忘其歡則形不勞

故樂足不勞形則若此以往恕可與羨門比壽

善曰聲類曰恕人心

王喬寧年何為其無有哉度物也史記曰始皇

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韋昭曰羨門古仙

人也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

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向曰言將與

運命論

善曰運謂五德更運帝王所稟以

象其類興亡之名應錄以次相代宋

均曰運錄運也春秋元命苞曰命者



天下之命也

李蕭遠

善曰集林曰李康字蕭遠中山人也性介立不能和俗著遊山

九吟魏明帝異其文遂起家為尋陽長政有美績病卒

銑同善注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

善曰墨子曰貧富治亂固

有天命不可損益王命論曰窮達有命吉凶由人莊子北海若曰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

故運之所隆必生聖明之君

善曰春秋河圖揆命篇曰倉戲農黃

三陽翼天德聖明

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

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

善曰介紹介也禮記曰介紹而傳命

翰唱之



而必和謀之而必從

良曰唱和相從君臣和也

道德玄同曲

折合符

善曰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為玄同論語比考識曰君子上達與天合

符相合有如符契

濟曰委曲

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

其交然後得成功也

向曰不相疑故不信讒不信

其

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

神也成之者運也

銑曰所以能成君臣道者以此也

夫黃河清

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

善曰易乾鑿度曰聖人受命瑞應先

見於河河水先清清變白白變赤赤變黑黑變黃各三日春秋替潭巴曰里社明此里有聖人出其响百姓歸天辟亡宋均曰里社之君鳴則教令行教令明惟聖人之能也响鳴之怒者聖



人怒則天辟亡矣湯起放桀時蓋此祥也明與  
鳴古字通 翰曰黃河千年一清清則聖人生

於時也 良曰羣龍見而聖人用 善曰易曰見  
里社神祠也

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 濟曰龍潛之時道不  
用也喻君未升位也龍既見矣故用於時喻君

功成於天下也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

商 善曰說苑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有莘氏之媵  
臣湯立以為三公毛詩曰實維阿衡左右商

王 向曰莘氏國名也媵臣小臣也阿衡衡平  
也商殷也言殷有伊尹倚以萬事平於天下也

太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 善曰史記曰  
太公望以漁

釣于周西伯大韜曰文王卜田史扁為卜田于  
渭之陽將大得焉非熊非羆非虎非狼兆得公

侯天遺汝師王乃齋戒二日田于渭之陽卒見  
呂尚坐茅以漁毛詩大雅曰維師尚父時維鷹



揚諒彼武王肆伐大商銑曰太公呂望也周尊太公故號為尚父百里奚在虞

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凡亂也者必始乎近而後及遠始乎本而後及末亦然故百里奚處乎虞而虞

亡處乎秦而秦霸百里奚之處於虞知非遇也其處於秦非加益也有其本也其本也者定分

之謂也翰曰百里奚賢人也初任於虞國虞君不用其言乃滅亡乃之秦秦用其謀而為疆

霸蓋一人之身也用之國昌不用則國亡也非在虞則不才在秦則賢張良受黃

石之符誦三略之說善曰黃石公記序曰黃石

略河圖曰黃石公謂張良曰讀此以游於羣雄

為劉帝師向曰張良漢臣也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銑曰石堅

向曰羣雄諸侯也



水柔以柔投堅其不可入也言道不合亦猶是也及其遭漢祖也其言也

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翰曰以堅投柔其勢必入故不逆也自以游於

羣雄至莫之逆也善本無此一段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

言於沛公也善曰漢書張良乃說項梁立韓成爲韓王而漢書張良無說陳涉今

此言之未詳其本也良曰非拙巧之異也蓋識與不識用與不用耳陳謂涉也項謂羽也沛

公謂漢高祖也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

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解曰張良之說前後一也蓋前人不識離合之

道也離合之道若神明之相應合也故彼四賢者名載於錄圖事

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愚哉善曰春秋考異郵曰稽之錄圖參於



泰古易坤靈圖曰湯臣伊尹振鳥陵春秋命曆序曰文王受丹書呂望佐昌發春秋保乾圖曰漢之一師為張良生韓之敗漢以興春秋感精記曰西秦東闕謀襲鄭伯晉成同心邊之穀谷反呼老人百里子哭語之不知泣血何益蒼頡篇曰格量度之也 向曰西賢謂伊尹太公百里奚張良也言此君臣之道應乎大事合於人心其可測至於賢愚之間哉言不可至也格至也

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慾五臣本作欲將

至有開必先善曰禮記文也鄭玄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謂聖人也嗜慾將至謂

其王天下之期將至也神有以開之必先為之生賢智之輔佐翰曰人之清明其志如神意

之所欲事有開通者應必先達君臣相合運命所當者亦如之也天降時雨山

川出雲善曰若天將降時雨山川為之出雲也然曰天之將雨必先出雲君臣相感亦



如詩云惟嶽五臣本作岳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

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善曰詩大雅文也箋云申申伯甫甫侯也毛萇

傳曰翰幹也言周道將興五嶽為之生佐仲山甫及申伯為周之幹臣也良同善注豈

惟五臣本作唯興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

女也秩五臣本作妖始於夏庭善曰呂氏春秋曰世有興主之士也史記

曰昔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帝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

止之莫吉卜請其粢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粢在櫝而去之比三代莫之敢

發至厲王之未發而觀之粢流於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譟之粢化為玄黿以入王後宮

後宮童妾既亂遭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一女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謡繫弧箕服實亡周



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於道而鄉者後宮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奔於褒褒人有罪請入棄子以贖罪棄子出於褒是為褒姒幽王廢申后立褒姒為后后父申侯怒攻幽王遂殺幽王酈山下釐仕湍切翰曰亂亡之國亦運命也

**曹伯陽之獲公孫彊也徵發於社宮**

善曰左氏

傳曰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畋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且言畋弋之說悅之因訪政事說於曹伯陽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執曹伯陽以歸殺之向曰社宮猶叔孫豹之睽豎牛也禍成於庚宗

善曰左氏

傳曰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過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魯人召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



問其姓對余子長矣召見之遂使爲豎有寵長  
使爲政田於蒲丘遂遇疾焉豎牛曰夫子疾病  
不欲見人使實饋于介而退弗進則置虛器命  
徹叔孫不食卒 翰曰魯大夫叔孫豹入齊過  
庚宗婦人宿遂有子在齊夢天壓已有一人深  
目而猥喙命之曰牛助余乃勝之後還晉過庚  
宗婦人見所有之子狀如夢中者豹以夢中命  
爲牛因呼曰牛乃曰唯豹將歸魯寵而親之使  
爲豎後豹病豎牛將爲亂羣臣有進食者豎牛  
皆不進覆之以返空器叔孫遂餓死此則禍成  
於庚宗矣 睡親 吉凶成敗各以數至 善曰春秋  
也豎官號也 吉凶有效存亡出象王命論曰驗行事之成敗  
數曆數也 孔安國尚書傳曰曆數謂天道也  
良曰謂運 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 銑  
數至也 介媒 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  
也



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

善曰文謂文德即文王也武謂武功即武王也

言以文德受命者或七世九世而漸衰微以武功而興起者或六世八世而謀也

洛書聖人將興之應也文王受命九十七而終武王伐紂之時年八十六衰謂文王沒也謀謂

武王謀伐紂也九十七當言九十七而言七及成九八十六當言八六而言六八蓋言之倒

王定鼎

於五臣本作于

邾鄆

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

所命也

善曰左氏傳王孫滿之辭也其世之多少年之短長皆天所命也七九六八即

上世數也杜預注曰邾鄆今河南也武王遷之成王定之

故自幽厲之間周

道大壞

善曰言自成王至于厲王凡有八世即應七而衰也毛詩序曰蕩召穆公傷周

室大壞也

何曰幽王厲王無道不恤國事故大壞也

二霸之後禮樂陵



遲

善曰二霸齊桓晉文也自厲王至于二霸之

陵遲男女

文薄之弊漸於靈景

善曰自二霸之

淫奔也

有六世即應六而謀也尚書大傳曰周人之教

以文上教以文君子其失也小人薄鄭玄曰文

謂尊卑之差制也習文法無愜誠也翰曰文

德之澆薄其弊漸生於靈王景王之時也

辯詐之偽成於七國

善曰言文薄既弊詐偽乃

有八世即應八而謀也

良曰七國謂齊

楚燕趙韓魏秦也辯詐謂游說之士也酷烈

之極積於亡秦

善曰言詐偽既成故加之以酷

烈也

濟曰前述七國則秦在其中今此重言

者謂吞滅六國獨擅酷暴於天下也漢王之故

亡秦

文章之貴棄於漢祖

善曰言周人之教以

也文故漢承之以貴也



漢書曰陸賈爲太中大夫賈時上前說稱詩書  
高帝罵之曰廼公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也仲  
長子昌言曰漢祖輕文學而簡禮義何曰漢  
朝初雖重文章之士而高祖以武定天下志意  
輕乘儒士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有曰孔子者  
之言也  
大聖兼該文武並通又曰顏回字子淵以德行  
著名孔子稱其賢又曰冉求字子有以政事著  
名性多揖讓於規矩之內閭閻銀於洙泗之上  
謙退  
不能過其端善曰論語曰孔子朝與上大夫言  
閭閻如也孔安國曰閭閻中正之  
兒禮記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  
之間鄭玄曰洙泗魯水名也史記曰甚哉魯之  
衰也洙泗之間閭閻如也柏子新論曰過絕其  
端其命在天也良曰道之不行雖至賢揖讓  
規矩亦不能過絕澆浮之端也閭閻和  
樂兒洙泗二水名孔子講道之所也孟軻孫



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

善曰周易曰君子知

幾其神乎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韓康伯曰在理則昧造形而悟顏氏子之分也失之於幾故有不善得之於二不遠而復故知之未嘗復行也法言曰晞驥之馬亦驥之乘晞顏之人亦顏之徒也顏甯晞夫子矣李軌曰希望也言顏回甯望孔子也禮含文嘉曰從容中道陰陽度行也  
孫二子體法顏冉故云體二志望孔子之道故云希聖當衰弊之世雖體望聖賢之義不能綴繫其末也從容安樂之兒維繫也  
**卒至于**五臣本作於**溺而不可援**五臣本有也字**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善曰言小人之失在薄故孔子孟所不能援也孟子曰天下溺則援之以道  
也孟子曰天下溺則援之以道  
謂大道沈溺也援助也  
翰曰道不運會而



見輕

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

善曰史記曰魯

定公以孔子為司寇季桓子受齊女樂不聽政孔子遂行適衛衛靈公置粟六萬居頃之或譖

孔子於靈公孔子恐獲罪去衛也

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

西

善曰史記曰楚昭王興師迎孔子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

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

有且楚之祖封於周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國安得

世世土方數千里乎文王在豐武王在鎬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

也昭王乃止

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魋。

善曰史

記曰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弟子曰可以速行矣



孔子曰天生德於予五臣本以仲尼之智也而有受屈

厄五臣本於陳蔡善曰家語曰楚昭王聘孔子

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賢聖其刺譏皆中諸

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

子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

於叔孫善曰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

丘陵也猶可喻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喻焉人

雖自絕也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善曰周易曰

道濟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善曰文子

經世莊子曰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行足以應神明



而不能彌綸於俗

善曰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周易曰故能彌綸天地

之道 濟曰彌廣綸理也言時君不能用之使廣理於俗也

應聘七十國而

不一獲其主

善曰說苑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無明君

乎孔子不對何謂賢也 向曰經歷天下應聘七十國君竟不見用是不得其主而運不合也

驅驟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

善曰蠻謂蔡楚也毛

詩曰蠢爾蠻荆夏謂宋衛也公謂魯侯也卿謂季氏也列子楊朱曰孔子屈於季氏見辱於楊

虎也 翰曰孔子道不行欲居九夷夷即蠻也夏謂中國也屈謂受屈於季氏辱謂見辱於陽

虎並魯之公卿也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

體而未之至封已養高勢動人主

善曰史記曰伯魚生伋字



子思孟子曰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  
冉伯牛閔子顏回則具體而微劉熙曰體者四  
支股脚也具體者皆微者也皆具體聖人之體微  
小耳體以喻德也國語晉叔向曰引黨以封已  
韋昭曰封厚也魏志曰高柔上疏曰三事偃息  
養高者也銑曰子思孔子之孫也言子思望  
先聖之道欲先聖之體然而未至聖道但為厚  
已養其高名能以權勢動於時君也言其道不  
如孔子而時君反信之孔子有聖其所游歷諸  
德而時君不用此運命也希望也其所游歷諸  
侯莫不結駟而造門雖造門五臣本無雖猶有  
不得賓者焉翰曰言子思游歷天下而諸侯皆  
結車馬至于子思之門而諸侯尚或  
有不得預賓客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五臣  
之位者造至也於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善曰論語子  
曰由也升堂



矣未入於室也家語曰卜子夏孔子卒後教西  
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而咨問國政焉西  
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間其言

善曰禮記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  
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汝  
於夫子陳羣論語注曰不得有非間之言者也  
向曰西河地名肅敬也間非也言西河之人敬  
子夏而歸附其德比道於孔子而人不敢非其  
言其道不如孔子而人乃信之蓋運命使之然  
也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

五臣本作世  
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直屈原

以之沈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善曰楚辭

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漢書曰天子以賈誼  
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盡害之乃毀誼於是天



子亦疎之以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遂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諭楊雄友騷曰欽弔楚之湘音義曰屈原赴湘故曰湘累也銑曰言此二人不達運命之理所為太過也然則聖人所以為聖

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

不疑也

善曰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翰曰遇窮厄之時其心不怨居重任之地其

心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

善曰漢書孫寶曰道不可屈身屈何

傷也

齊曰折辱屈損也言身可以受辱者推

於運命也道不可損者以待其時也則屈原沈

湘賈誼發憤適足以彰君之過

其位可排而名

不可奪

翰曰失位則可以推排運命而忠義之名守之如一不可失也奪失也譬



如水也通之斯為川焉塞之斯為淵焉

善曰管子曰水

有大小出之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之曰川出於地而不流命曰淵水也

深曰升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土潤

善曰淮南

子曰夫水者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上天為雨露下地為潤澤無公無私水之德也周易文言曰雲行雨施天下平也禮記月令曰季夏體清以之月土澤溽暑鄭玄云土潤謂塗濕也

洗物不亂

五臣本作辭

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

五臣

本作清

善曰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廉正而其長久其行何也晏子對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其濁無不寒塗其清無不灑除是以長久也管子曰夫水淖溺以清好灑人之惡仁

也案式甚切

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夫忠直之迹



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古人得道者

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小雅曰迂犯也鄭玄禮記注曰負背也

翰曰忠直之言必逆迂人主之意獨立清正則背於俗類此事理之勢所宜皆然矣迂觸也

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

善曰

廣雅曰秀出也論衡曰風衝之物不得育水湍之岸不得峭良曰木高出於林上者故風吹

而先折也濟曰岸側有堆阜而出於岸行高侵入於水者故水流必先衝之也湍衝也

於人衆必非之

善曰史記曰商君說秦孝公曰夫有高人之行固見非於世也

向曰德行高遠出乎羣俗故衆人嫉妬共爲非斥亦如木秀先折堆出流衝也

本作不遠覆車繼軌而

五臣本作然

志士仁人猶蹈



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

也

善曰毛詩曰殷鑒不遠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也史記司馬遷曰詩書隱約者欲

遂其志也班固漢書贊曰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者也良曰前鑒謂行高忠直之心

皆見非斥以成罪累如車之既覆後來者復繼其跡而志士蹈志而不悔執直而不失者何爲

哉非所以好其死而惡其生蓋將以遂其所志而成君王之名也求遂其志而

冒風波於險塗

善曰家語曰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也銑曰言衝君之

威以進忠直如涉風波之險道求成其名而歷

謗議

善本作誹謗

於當時彼所以處之蓋有筭矣

善曰

司馬遷書曰下流多謗議蒼頡篇曰筭計也翰曰言忠直之人冒險道歷謗議於當時所以



其處危亡之地蓋有善計而進於君矣

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

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尚之

興於殷周百里奚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

不邀而自遇矣

善曰論語子夏曰商聞之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子曰道之

將行也與命也論衡曰命吉不求自得富貴之命西京賦曰不邀自遇翰曰言道之將行命

與貴合伊尹用於殷湯呂望用於周文百道之里奚用於秦穆公張子房用於漢高祖也道之

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耻之而弗為乎

蓋亦知為之而弗得矣

善曰論語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向曰道

廢命賤豈獨君子羞耻之而不為政乎蓋亦知為之而必不得也

凡希世苟合



之士遽蔭戚施之人

善曰莊子曰原憲謂子貢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

憲不怨為也司馬遷報任安書曰苟合取容毛

詩云燕婉之求遽蔭不鮮又曰燕婉之求得此

戚施銑曰希望也遽蔭口柔也戚施面柔也

言人有所作望得時世苟且求合則其心懷輕

薄鄙惡之性而語則詐偽口

面柔和以求取於人意也俛仰尊貴之顏遽

迪勢利之間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俛仰伏也鄭玄毛詩箋曰遽蔭觀人顏色而

為辭故不能俯又曰戚施下人以色故不能仰

史記曰蘇秦嫂遂迪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

也銑曰對尊貴之人則俛仰媚取其意無是

顏色而進行於勢利之中也遂迪行兒

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

善曰毛詩曰巧言如流史

記淳于髡曰鄒忌其應我若響之應聲也濟

曰貴人之意所為者無是非好惡皆順而讚美



之其如流之順也貴人之言無可以闕看為精

否得失而應對之如響之應聲也

神以向背為變通也善曰周易曰變通者趣時者

神之神明盛者向而附之衰者背而

而去之以此為見變通之妙勢之所集從之

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

善曰孟子曰大

之乃踰梁山邑于歧山下從者如歸市焉廣雅

曰脫誤也毛詩曰棄子如遺鄭玄曰如人遺志

忽然不省存也翰曰言其逐勢所集如人歸

也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

辱孰珍也善曰老子曰名與身孰親得與失孰

賢鄭玄儀禮注曰賢猶勝也向曰其言謂逐

勢利之人有言也言立忠直之名而身致危亡



困辱失其官爵者也而我苟順人情以取悅媚且全其身以存其榮則名與身孰親言身可親也忠直之名不可近也得與失誰賢言得者賢也榮與辱誰重言榮者重也孰誰也珍重也

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賄淫其聲色

五臣

本作也字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冒貪也

良曰

絜謂裝飾使其鮮絜車徒謂車馬侍從也

脈脈

模然自以為得矣善曰爾雅曰脉脉相視

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

滅其族也

善曰尸子曰我必利雖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猶謂義之必利也史

記曰中涌生蜚廉蜚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說苑子石曰費仲惡來革去鼻決目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死牧之野翰曰言其但見龍逢比干忠諫而死



以爲不如逐勢變通以全其身則不思飛廉蓋惡來之諂佞竟以誅滅矣族謂家族皆誅也

知伍子胥之鑄

燭

鏤俱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

誅夷於楚也

善曰左氏傳曰吳伐齊越子帥其屬以朝焉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

是秦吳也夫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

王聞之賜之屬鏤以死杜預曰屬鏤劍名也左

氏傳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無極楚之讒人也

夫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子而弗

圖將焉用之子常曰是瓦之罪也乃殺費無極

馮將師盡滅其族以說其國也向曰費無忌

楚之讒佞人也屢害賢良昭王誅之夷滅也言

邪佞之人但知子胥忠死以爲不如諂佞以全

乃不戒慎無忌蓋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

諂媚必見殺也

懲張湯牛車之禍也

善曰漢書曰汲黯爲東海太守東海大治召爲主爵



都尉又曰上以張湯為懷詐面欺使使薄湯湯自殺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為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銑同善注蓋笑蕭望之跋末

躓利竹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善曰毛詩曰狼

跋其胡載躓其尾良曰跋躓謂折挫也絞縊

以繩自繫而死也蕭望之為太子太傳元帝即位望之以師傅見重遭石顯讒言顯急令車騎

圍望之第乃歎曰吾任將相年踰六十矣入牢

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竟飲鴆自死天子聞之大驚曰殺吾賢傳此為折挫於前也而後邪佞

笑之後成帝立以石顯舊惡免官徙歸故郡憂

慙不食在道而死後之邪臣又不懼見前事皆

復為之也石顯病死而言敘縊者誤也故夫達者之筭也亦各有

盡矣曰凡入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為者哉若

盡矣曰凡入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為者哉若



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爲天子不如仲尼

之爲陪臣也

善曰左氏傳王饗管仲管仲曰陪臣敢辭杜預注曰諸侯之臣曰陪

臣也

翰曰言人立身在於有道不在富貴也

周幽王厲王之無道雖爲天子不如仲尼有道

而爲陪臣也

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爲三公不如

楊雄仲舒之閑其門也

善曰漢書曰拜王莽爲大司馬又曰董賢代丁

明爲大司馬楊雄自序曰雄家代素貧嗜酒人

希至其門又曰董仲舒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

傳以文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也向曰王莽

董賢皆漢朝竊弄權勢者也仲舒謂董仲舒也

揚董皆儒學才藝之士也言

其守靜其門閑然不喧雜也

必須富乎則齊景

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

善曰論語子曰齊景



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又曰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馬融曰克己約身也家語曰原憲宋人字子思清約守節其為實乎貧而樂道也向曰四馬曰駟也

則執杓而飲河五臣本者不過蒲腹棄室而灑

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善曰桓公新論曰子

貢對齊景公曰臣事仲尼譬如渴而操杯器就江海飲蒲腹而去又焉知江海之深也濟曰人之為實理者則執杓飲水於河中則河水雖多所飲不過蒲腹棄室而濡灑於雨中則雨水雖廣不過濕身而已此各知分守理者也過此已外必不取矣濡濕也受取也其為名

乎則善惡書乎五臣本史策毀譽流於千載賞

五臣本作災 罰懸乎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



善曰淮南子曰三代之善千歲之積譽也將以桀紂之惡千載之積毀也廣雅曰灼明也將以

娛耳目樂心意乎善曰南都賦曰遊觀之好且目之娛翰曰言人為善惡

流於千載豈可苟從一時譬命駕而游五都之耳目之為娛乎言不可也

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善曰孔叢子孔子歌曰中車命駕漢書曰王莽

於五都立均官更名維陽邯鄲臨淄宛成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師也向曰此五都天下所

奏會處褰裳而涉汶陽之丘則天下之稼如雲之善曰毛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公羊傳曰

矣莊公會諸侯盟于柯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如雲言多也銑曰褰舉也涉渡也汶水名水

北曰陽丘山也言汶水北山之下田壤良沃此則知天下禾推直紆作驂而守敖庾海陵之

嫁如雲之多推直紆作驂而守敖庾海陵之



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

善曰漢書曰尉他魼結服虔曰魼音推今兵士

推頭結張揖上林賦注曰紒髮後垂也紒即髻字也于子正文引此而為髻字漢書曰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粟又枚乘上書曰夫漢轉粟西向不知海陵之倉毛詩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毛萇詩傳曰京丘也鄭玄曰庾露積穀也翰曰推髻以髮向後為髻蓋南人為之也此比賤隸而使其守倉但見倉粟積多如山如坻在前矣終非其有也敖庾海陵並倉名坻小渚也

扱

五臣作挿

衽而登鍾山藍田之上

則夜光璆

余璫

之珍可觀矣

善曰爾雅曰扱衽曰擷廣雅曰扱挿也並初洽切淮南子曰鍾

山之玉范子計然曰王炎出藍田許慎淮南子注曰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故曰明月也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璆璫斂向曰衽衣襟也言挿衣襟以登山也鍾山藍田並山名皆出



美王也夜光璵璠美王名也

夫如是也為物甚衆為已甚寡

不愛其身而嗇其神風驚塵起散而不止

善曰呂氏

春秋曰凡事之本必理身嗇其大寶高誘曰嗇愛也實身也風驚塵起喻惡積而豐生塵散而不止喻豐生而不滅也銑曰夫如是五都之貨汶陽之稼倉廩之積珍寶之美為衆多也而為已之所得者甚少豈可為志且苟貪於榮祿賄貨者乎蓋湏益於主而利於人也翰曰夫立身之本在孝與忠而行其道德去其邪惡是愛身也豈其專務誦邪不義則是不愛其身而愛其神也且有身然後安神既不愛其身空愛其命有如風驚塵起一散而塵不復止矣蓋也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善曰左氏傳曰昭元年晉侯求醫於秦秦使醫和視之和曰是謂近女室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天生六氣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



風雨晦明過則為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  
手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今君不節  
能無及此乎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也良  
曰六疾謂人稟陰陽風雨晦明六氣而生失度  
則為疾矣為人臣者失道亦如之五刑謂劓墨  
宮割臙大辟也言其為邪諂而五刑常隨後也

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自以為見身名之

親踈分榮辱之客主哉善曰言奔競之倫禍敗若此而乃尚自以為審

見身名親踈之理妙分榮辱客主之義哉言惑之甚也

濟曰言邪佞逐利之人其利害攻劫奪取之事常在其左右豈可自以為能見親踈

分別其客主哉言非也客主榮辱也以榮為主

以辱為客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

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善曰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



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人爲非曰義故古之王

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善曰淮南

子曰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爲古之

仕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善曰論語子曰

君子之仕行其義也翰曰古人所以入仕者以官爲行義之本不以祿爲利而貪其官位也

冒貪也古之君子蓋恥得之而弗能治也不恥能

治而弗得也向曰得謂得官位也原乎天人之性核胡乎

邪正之分善曰呂氏春秋曰衆正之所積其禍無不違也

銑曰原本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筭其昭

也核考也



然矣

善曰爾雅曰權輿始也尸子曰聖人權福則取重權禍則取輕呂氏春秋曰少多治

亂不可不察此禍福之門也管子曰為善者有

福為不善者有禍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孫

卿子曰先義後利者榮先利後義者辱也良

曰言自上至此論而辨之則天人邪正禍福榮

辱之事皆昭然明白可以知也故君子舍彼取此

善曰言舍欲利而取仁義

也老子曰故去彼取此也濟曰若夫出處不

捨彼邪佞之道取此忠正之理

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

善曰周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

翰曰邦有道則出而仕邦無道則隱而處也言

必不違此時矣道不合則不與之言故曰默道

合則與之言故曰語不

可失其知人之鑒也

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

善曰言君子

其所璣琰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

之性語默出



處雖從其時而中心常不改其操似天動星廻而北辰常居其所而不改也論語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鄭玄曰北極謂之北辰也尚書曰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曰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馬融曰璇璣渾天儀可轉旋鄭玄曰轉運者爲機持正者爲衡莊子曰軸不運而輪致千里也向曰天之轉動衆星遂移而北斗恒居其所而不動也璇璣謂北斗柄也逐四時以指四方而衡星在七星之中不遷其處也有如車軸不轉而輪動焉故云執其中也以喻賢聖旣明且哲以保之人雖遇時各異而志節不改

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嘗從事

於斯矣

吾曰毛詩大雅文也毛萇詩傳曰燕安也翼敬也箋云貽猶傳也孫順也言傳

其所順以天下之謀以安其敬事之子孫謂使行之也論語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昔者吾友



寧從事於斯矣銑曰言明智安身遺其遠謀以安敬其子孫者則孔丘寧爲此事也哲智保安貽遺厥其老子康之先也與孔子同志爲友故云吾先友也

辨亡論上下二首

善曰孫盛曰陸機著辯亡論言吳之所以亡也

陸士衡

翰曰辨亡者所以辨吳興亡之事也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

善曰姦臣謂董卓也荅賓戲曰王塗蕪穢周失

其御法言曰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也良曰御理也

禍基京畿毒徧宇

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

善曰荅賓戲曰廊帝絃恢皇綱劇秦美新曰皇

綱弛而未張新序曰及定王王

於是羣雄蜂臣

室遂卑矣濟曰弛廢紊亂也

本作駭義兵四合善曰廣雅曰駭起也漢高祖曰吾以義兵誅殘賊又魏相



曰救亂誅暴  
謂之義兵

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

善曰吳志曰漢以孫堅為長沙太守董卓專權  
諸州郡並興義兵欲以討卓堅亦舉兵荊州刺  
史王叡素遇堅無禮堅過殺之比至南陽衆數  
萬人楚辭曰雷動電發銑曰武烈皇帝孫堅  
也則權之父焉慷慨壯志也下國諸侯之國也  
電發言威如雷電也堅起兵於荊州故云荆南  
也及權即皇帝位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  
追謚為武烈皇帝善曰公羊傳  
夷拜五震盪達兵交則醜虜授馘善曰公羊傳  
經而後有善者也漢書曰武帝報李廣書曰威  
稜憐乎鄰國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左氏傳魏莊  
子謂晉侯曰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夷羿收之  
以為己相杜預曰夷氏也左氏傳曰兵交使在  
其間毛詩曰仍執醜虜箋云馘所格者之左耳  
也何曰言孫堅權變之略為當世雄伯也紛



紘言多也夷羿古之善射者也醜衆也虜服也言其威接則雖善射者必震盪而懷懼出兵交戰則賊衆咸服而授戮也馘謂殺而割取其耳以計功數也

遂掃清宗祊

蒸禋

因皇祖

善曰毛詩曰祝祭于祊毛萇傳曰祊廟門內之祭也爾雅曰冬祭曰

蒸尚書孔氏傳曰精意以饗謂之禋皇祖謂漢祖也吳書曰堅入洛掃除漢宗廟祠以太牢

翰曰皇祖謂漢祖也宗于時雲興之將帶州飈

起之師跨邑

良曰雲興風起言多而勇也師起之師跨邑言天下皆是

呼嘯

斬之羣風驅熊羆之衆霧集

善曰毛詩曰進厥武臣闕

如號虎尚書武王曰勗哉夫子尚相相如虎如

豹如熊如羆翰曰嘑嘯虎振聲也言兵勇叫

之勢若虎之振聲如風之驅走熊羆亦狂獸霧集言多也雖兵以義合同盟



戮力然皆苞藏禍心阻兵怙亂

善曰左氏傳曰諸侯同盟於亳

國語曰勦力一心賈逵曰勦力并力也左氏傳楚公子圍聘于鄭鄭使行人子羽與之言曰大國無乃苞藏禍心以圖之又衆仲曰夫州吁阻兵而安忍杜預曰阻恃也又君子曰史佚所謂無怙亂也濟曰羣雄雖義以舉兵同爲盟誓効力以匡帝室將除暴亂然皆苞藏禍心欲行篡逆阻守疆兵恃託除亂也怙恃也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

善曰言出

師之法必以律齊之今則不然各恃兵怙亂而出師無律也稔寇言喪其威權令資熟於寇也周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左氏傳萇弘曰毛其必亡是昆吾稔之日向曰言羣雄之兵或無謀策之法喪失兵威於成熟

**忠規武節未有**

五臣

本作

**如此其著者也**

善曰漢書武帝詔曰躬秉武節

銑曰言羣雄忠規



武節未有如孫堅之盛也著盛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

世弱冠秀發善曰吳志曰推稱尊號追謚策曰長沙王言桓王挺英逸之才命世

而出也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招攬遺老與良曰沒死也長沙桓王謂孫策也

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善曰范曄後漢書陳忠曰旬月之間

神兵電掃翰曰招攬謂收集也遺老謂堅之老臣也述業謂述父業也向曰謂以少兵犯

衆敵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也

而江外底定善曰左氏傳隨武子曰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

而赦之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書曰震澤底定濟曰言前敵雖有守堅城之將亦攻

而破之前敵不敢交鋒刃而與聞戰也銑曰柔安底致也言叛者誅之服者安之而江外致



定飾法脩師則威德翕赫

善曰周易曰先王明訓飭法趙充國贊曰

喻以威德也

良曰脩師謂理兵也翕赫盛兒也

賓禮名賢而張昭為

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為之傑

善曰吳志曰策以彭城張昭為

謀主班固漢書曰班伯請所賓禮皆名豪又述曰賓禮故老吳志曰策從居舒與周瑜相友牧

合士大夫江淮間人咸向之

彼二君子皆弘敏而

多竒雅達而聰哲

向曰彼二君子謂張招周瑜也哲智也

故同方

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

五臣本無而

江東蓋多

士矣

善曰周易曰方以類聲相應同氣相求

銑曰言張昭周瑜來

附孫策蓋以類聚等於符契相合而同氣相求也用此二賢親而信之則江東多賢士而來也



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旋皇興於夷唐及帝座

乎紫闥

善曰左氏傳曰吳周之胄裔也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又季孫盟臧氏曰無或如

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春秋合誠圖曰誅

鉏民害也吳志曰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

陰謀襲許迎漢帝繁欽辨惑曰吳人者以船楫

為輿馬以巨海為夷庚臧榮緒晉書司徒王謐

議曰夷庚未入東與旅館然夷庚者藏車之所

崔駰達旨曰攀台階闥紫闥也翰曰鉏除也

干亂也紀謂網紀也濟曰皇興帝車也夷平

庚道也紫闥帝宮也言欲襲迎漢獻帝以平王

道反其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善

帝座也戰國策張儀謂秦惠王曰挾天子以令天下此

王業也毛詩曰天步艱難之子不猶左氏傳伍

員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向曰挾持天

子以號令諸侯清其帝室天步謂帝室也歸舊



物除亂反正也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

殞善曰漢書曰列侯宗室見邳都側目范曄後漢書陳蕃上疏曰羣凶側目禍不旋踵周易

曰富有之謂大業也向曰戎車兵車也次謂次於路也側目言懼其威也中世而殞言孫策

不成大業而死也用集我大皇帝以竒蹤襲於逸軌睿

心因於五臣本作乎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

遺風善曰吳志曰權薨謚曰大皇帝國語樊穆仲對宣王曰魯侯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

而諮於故實史記曰宣王即位脩政法文武成康遺風諸侯復宗周室也良曰大皇帝謂孫

權也言天用集會其命於我大皇帝也句曰言孫權以竒異英雄之蹤繼父兄超逸之跡聖

智之心因成善謀也軌跡睿聖令善圖謀也翰曰咨謀播布憲法稽考也遺風謂父兄之遺



也風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

善斷

善曰尚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班固王命論曰信誠好謀也

敦厚而堅固也申重也俊茂謂賢人也善斷謂所作不疑而必成也束

帛旅於丘園旌命交於

五臣本作乎

塗巷

善曰周易曰賁于丘

園束帛義孟子曰夫招士以弓大夫以旌謝承後漢書曰鄧道不應州郡旌命

也丘園謂賢人隱逸之處也言以束帛旌命招之將用於朝而使若交乎道路閭巷也旌旗類

也求賢使者執之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

光而景驚異人輻湊猛士如林

善曰班固公孫弘贊曰異人並

出文子曰羣臣輻湊張湛曰如衆輻之集轂也漢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毛詩曰其會如



林銑曰天下豪彥志士賢人聞吳用賢之聲皆尋響而至如應於聲也望其光輝如影馳於形也故奇異之人如車輻攢湊於轂也猛士之徒如林木之多也臻至希望景影驚馳於

是張昭爲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疇入爲

腹心出作股肱

善曰吳志曰權待張昭以師傅之禮又曰呂蒙字子明汝南人

也爲武威將軍南郡太守三國名臣序贊曰周瑜字公瑾公瑾英達朗心獨見被草求君定交一面陸遜字伯言言言蹇蹇以道佐世出能勤功入能獻替魯肅字子敬昂昂子敬拔迹草萊荷擔吐奇乃構雲臺毛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尚書曰命汝子翼作股肱心膂翰曰周瑜將也陸公謂陸遜也爲丞相機之祖也故不言名呂蒙將軍也疇類也

甘寧凌統

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



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

善曰吳志曰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

少有氣力好游俠拜西陵太守又曰凌統字公績吳郡人也拜偏將軍又曰程普字德謀右北平人也領江夏太守遷盪寇將軍又曰賀齊字公苗會稽人也為薊春太守又曰朱扣字休穆吳郡人也拜前將軍領青州牧又曰朱然字義封朱治姊子也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乃啓策乞以為嗣左大司馬右軍帥吳志曰韓當字義公遼西人也遷昭武將軍又加都督之號又曰潘璋字文珪東郡人也拜平北將軍襄陽太守又曰黃蓋字公覆零陵人也拜武鋒中郎將加偏將軍又曰蔣欽字公奔九江人也拜右護軍又曰周泰字幼平九江人也拜漢中太守奮武將軍尚書曰予欲宣力四方

風雅則諸

葛瑾張承步騭之以名聲光國

善曰吳志曰諸葛瑾字子瑜三



國名臣序贊曰子瑜都長體性純懿都長謂體  
兒都閑而雅性長厚也吳志曰張昭長子承字  
仲嗣少以才學知名為濡須督奮威將軍又曰  
步騭字子山臨淮人也孫權為討虜將軍召騭  
為主記權稱尊號代陸遜為丞相誨門生手不  
釋卷蔡邕陳太丘碑曰紆佩金紫光國垂動

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

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善曰吳志曰顧雍代

孫劭為丞相平尚書事其所選用文武將吏隨  
能所任心無適莫又曰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  
弱冠從宋仲子受學權稱尊號拜為少府遷太  
常又曰呂範字子衡汝南人也權拜裨將軍亮  
即位遷揚州牧又遷大司馬又曰呂岱字定公  
廣陵人也權拜上將軍亮即位拜大司馬岱清  
身奉公所在可述許慎淮南子注曰幹疆也虞  
翻字仲翔三國名臣序贊曰吳志曰翻性不協



俗數犯顏諫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俗豈有仙人也權怒徙翻交州又曰陸績字公紀吳郡人也孫權統事辟為奏曹掾又曰張溫字惠恕吳郡人也權拜議郎徙太子太傅甚見信重吳錄曰張惇字叔方吳郡人也德量淵懿清虛淡泊又善文辭孫權以為車騎將軍出禁海昏令毛詩曰出入諷諫向曰器才器也幹舉也諷議謀議以舉正國家之事

**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善曰吳志曰權遣都尉趙咨使魏帝問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川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

吳書曰咨字德度南陽人拜騎都尉又曰沈珩字仲山吳郡人也權以珩有智謀能專對乃使至魏魏文帝問曰吳嫌魏東向



乎殆曰不嫌也曰何以知曰信恃舊盟言歸于  
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備豫文帝善之以  
奉使有稱封永安鄉侯官至少府術數則吳範

趙達

以機

作機

本

祥協德

善曰

韋昭

漢書

注曰

曰

吳範字文則會稽人也以修曆數知風氣聞於  
部中權以範為騎都尉領太史令又曰趙達河  
南人也修九宮一筭之術究其微旨孫權行師  
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如其言呂忱字林曰  
機祿祥也居衣切天文志曰臣主共憂患其察  
機祥如淳曰呂氏春秋曰荆人鬼而越人機今  
之巫祝禱祀之比也晉灼曰機音珠璣之璣  
齊曰此二人以天文術數知其機密災祥之事  
以合其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董襲字元世  
也協合也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董襲字元世  
會稽人也為偏將軍曹公出濡須口襲從權赴  
之襲督五樓船往濡須口夜卒暴風樓船傾覆



左右散走遠舸乞使襲出怒曰受將軍任在此  
備賊何等委去也敢復言此者斬於是莫敢干  
其夜船敗襲死權改服臨殯又曰陳武字子烈  
廬江人也累有功劳進位偏將軍建安二十年  
從擊合肥奮命戰死權哀之自臨駱統劉基疆  
其喪銑曰此二人皆死於王命

**諫以補過**

善曰吳志曰駱統字公緒會稽人也  
權召為功曹志在補察苟所聞見多

不待旦又曰劉繇長子基字敬興權為吳王基  
為大司農權嘗宴飲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權  
欲殺之威怒甚盛由基諫爭翻以得免左氏傳  
士李謂晉侯曰詩云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  
能補過也向謀無遺諝與舉不失策善曰廣  
曰補君之過也智也東觀漢記魯恭上疏故遂割據山川跨制  
曰舉無遺策動不失其中故遂割據山川跨制  
**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善曰爭衡謂角其輕重  
也漢書公孫獲曰吳楚



之王西與天子爭衡鄭玄周禮注曰翰曰衡平也言與天下英雄爭平其功業

魏氏嘗

善本作常

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

善曰漢書晁錯

曰戰勝之威氣百倍

浮鄧塞

去

之舟下漢陰之

衆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順流曰浮鄧元水經注曰鄧塞者即鄧城東北小山也先後因之

以為鄧塞漢陰漢水之南也莊子曰子貢南遊於楚過漢陰也

漢水名也水南曰

羽楫萬計龍躍順流

善曰羽楫言疾

陰衆謂兵聚也

也羽獵曰杖鎬邪而羅者以萬計周易曰見龍在田或躍在淵翰曰言羽楫者謂其疾也龍

躍順流言

銳騎千旅虎步原隰

善曰李陵詩曰幸託不肖軀且

當猛虎步

向曰銳利也五百人為一旅虎步言猛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言布兵陳於此處



也謨臣盈室武將連衡

善曰包咸論語注曰衡軛也戎車武將所駕故

以連衡喻多也喟然有吞江許

忽之志一宇宙之氣而

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

善曰毛萇詩傳曰水涯曰許也吳志曰曹

公入荊州權遂遣瑜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初一交戰公軍破退

翰曰言曹操喟然而

嘆有吞吳國平一天下之勇氣而周瑜為偏將擊之大敗走退也許浦也宇宙天下也黜退也

赤壁江口

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跡遠遁

善曰

戰處也

傳曹劌曰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鄭玄禮記注曰遁逃也向曰喪失也轍車跡也言軍敗人

亂遂失旌旗車行跡亂也

收跡謂收其敗餘之兵漢王亦憑帝王之號

帥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



敗圖收湘西之地而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

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

善同向注謂劉備也備是漢景帝

之後故依憑先帝王之號也巴漢蜀中也壘軍營壁也蜀將關羽守荊州孫權襲破之取荊州

虜關羽劉備怨之遂伐吳備登馬鞍山吳將陸遜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圖謀也湘西則

荊州地也陸公即遜也西陵馬鞍山之東也大崩曰敗績劉備既敗遂濟于永安宮而劉備殂

故云絕命績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

善曰吳曆曰曹公出濡須作油

船夜渡洲上權以水軍圍取得三千餘人其沈溺者數千人良曰後又績敗曹公軍於濡須

濡須水也寇敵也權銳謂權其鋒銳也曹公懼而退走也

蓬龍

籠

之戰子輪

不反

善曰魏志曰張遼之討陳蘭別遣臧霸至皖討吳吳將韓當逆戰于蓬龍楚辭曰登



蓬龍而下隕兮王逸曰蓬龍山名也公羊傳曰

晉敗秦於殺匹馬隻輪無反者向曰吳將韓

當又敗魏軍於蓬龍之山子隻由是二邦之將

也輪車輪也言大敗隻車不還

喪氣挫鋒勢

奴

財匱

濟曰匱縮也匱乏也

而吳莞

善本作莞

然坐乘其敝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

善曰論語曰子之武

城聞絃歌之聲莞爾而笑何晏曰莞爾小笑之

兒左氏傳曰隱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又曰鄭

伯乞盟請服向曰莞然笑兒示寬樂也請好

請和也漢氏謂蜀也乞盟謂乞為誓信不相伐

也謂魏蜀

畏懼也遂躋天號鼎峙而立西屠庸益之郊

北裂淮漢之涘

善曰方言曰躋登也漢書蒯通說韓信曰今為天下之計莫若

三分天下鼎峙而立其勢莫敢先動也銑曰

孫權遂從天命升為尊而與魏蜀三分鼎足而



立也跣足也脣裂也庸益蜀都也裂分也言吳北以淮漢二水為界淡水涯也

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善曰賈誼過秦曰南取百越之地薛君韓詩章

句曰括約束也翰曰百越地名括於是講八

代之禮蒐愁所三王之樂善曰八代三皇五帝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蒐閱

也蒐與搜古字通三王夏殷周也銑告類上

帝拱揖羣后善曰尚書曰肆類于上帝孔安國曰類謂攝位事類遂以攝告天及

五帝也尚書曰頒瑞于羣后典引曰欽若上下

恭揖羣后向曰告類祭祀也帝天也拱揖羣

后謂拱手以揖善曰毛詩虎臣毅卒循江而守善曰進厥虎

臣左氏傳君子曰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漢書伍

被曰疆弩臨江而守之良曰虎臣言猛也毅



卒言勇也

長棘勁鍛

殺

望颺

必

而奮

善曰爾雅

曰棘戟也

說文曰鍛鍛有鐔也亦曰長刃矛刀之類也

翰曰棘戟也鍛刀類颺風也奮振動也望風而

動者勇

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于下

善曰尚

書曰庶

尹充諧孔安國傳曰尹正也衆官之長國語召

康公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又曰內史過曰庶

人工商各守其業以供其上

濟

化

協殊裔風

曰庶尹百官也四民士農工商也

衍遐圻

善曰左氏傳曰天子之地一圻杜預曰

一圻方千里圻界也言風教及遠也

翰曰協合也裔夷狄之

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

域

善曰左氏傳曰晉人使子貢對鄭使曰君有

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

向曰俾

使也一介行人獨使也域方也言宇內

清平不用戎馬獨使而撫巡於方也

巨象逸



駿擾於外閑

善曰周禮曰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鄭玄曰每廐為一閑也

銑曰

巨大也象獸名也逸駿良馬也言皆馴順育之於外閑也擾順也閑謂育獸坊也

明珠

瑋寶耀

五臣本作輝

於內府

善曰周禮曰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

良曰瑋

美也府庫也

珍瑰重跡而至奇玩應響而赴

善曰漢書息夫

躬曰羽檄重積而狎至物也重跡謂遠方貢獻多而車馬之跡重疊也

濟曰珍瑰奇玩比日寶

應響言歸

輶

由

軒騁於南荒

蒲衝輶

息於朔野

君命速也

輶

善曰楊雄答劉歆書曰掌輶先代輶軒之使班

固漢書述曰戎車七征衝輶閑閑字略作輶樓

也音義曰輶兵車名也

輶曰輶軒輕車也騁

行也荒遠國也言使輕車行使安撫遠國也衝

輶兵車也息於北野謂不用兵戈也

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



服之虞而帝業固矣

善曰難蜀父老曰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如淳曰齊等

無有貴賤故謂之齊民老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郊爾雅曰虞度也

向曰齊民百姓也晨服謂晨朝裝整戎服以備不虞今

則無之此乃帝業之堅固也

大皇既没幼主

泣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

善曰幼主孫亮也吳志曰孫亮字子明權少

子也立為太子權薨即尊號尚書曰崇信姦回南都賦曰豺狼肆虐吳志曰孫休字子羽權第

六子也亮廢孫繼使宗正孫楷迎休即位薨謚曰景帝毛萇詩傳曰聿遂也

銑曰大皇權也

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

善曰南都賦曰朝無闕政公羊

傳曰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也

降及



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

善曰吳志曰孫皓降晉晉賜號

歸命侯尚書曰尚有典刑毛詩曰召彼故老良曰歸命之初謂孫皓即位之初也故老謂老臣也皓即位十六年晉武帝伐吳皓乃降晉晉封為歸命侯

大司馬陸公以

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

善曰吳志曰孫皓即

位拜陸抗大司馬荊州牧又曰陸凱字敬風吳郡人也孫皓遷為左丞相凱上表疏皆措事不飾忠懇孔安國尚書傳曰熙廣也周易曰三臣謇謇匪躬之故史記趙簡子曰大夫在朝徒聞唯唯子不聞周舍之謇謇諤諤盡規國語召康公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也機之父母故不言名熙興也向曰謇諤正直也而施績范慎以威重

顯

善曰吳志曰施績字公緒遷將軍都督領盜賊事持法不傾拜左大司馬吳錄曰范慎字



孝敬廣陵人也竭忠知已之君纏綿三益之友  
時人榮之孫皓以為太尉良曰施姓也績名

也丁奉五臣本離斐以武毅稱善曰吳志曰丁奉字承淵廬江

人也少以驍勇為小將亮即位為冠軍將軍魏  
將諸葛誕據壽春降魏人圍之使奉與黎斐解

圍奉為先登黎斐力戰有功拜左將孟宗丁固

軍黎與離音相近是一人但字不同之徒為公卿善曰吳志曰孫皓以左右御史大

初固為尚書夢松樹生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

公也後十八歲當為三公乎卒如夢焉又曰孟

仁字恭武江夏人也本名宗避皓字易焉樓五

楚國先賢傳田累遷光祿勳遂至三公樓臣

本作玄賀邵之屬掌機事善曰吳志曰樓玄字

用玄為宮下錄事禁中候主殿中事又曰賀劭

字興伯會稽人也皓時為中書令漢官解故曰



機事所總號元首雖病股肱猶存五臣本作良

傳曰元首君也股肱臣也善曰尚書大

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志五臣本皇家有土崩

之釁善曰秦更名民曰黔首漢書徐樂上書曰

安上樂俗之人衆故諸侯無境外助此謂之瓦

解又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是也人困而主不

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也良曆五臣

曰葉代也瓦解土崩謂曰亂也善曰曆命曆數

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善曰曆命曆數

晉師也言躡其運數而發也于寶晉紀曰咸寧

五年十一月命安東將軍王渾向揚州龍驤將

軍王濬師巴蜀之卒浮江而下向曰言應其

政化同爲微弱也言晉帝乃踐躡運祚發兵而



伐吳也

卒散於陣民奔于邑

五臣無此二句

城池無藩籬

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

善曰過秦論曰楚師深入鴻門曾無藩籬之難

銑曰吳有堅地高山大川之固而為晉所破若無藩籬溝阜之勢言易取也溝小渠水也阜小

山非有工輪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

善同濟注

曰工輪班古之巧智人也作陵雲之梯以攻宋城將必取也械具也晉大夫智伯攻趙襄子懼走保晉陽城智伯乃引汾水灌之城不沒者三版城中懸釜而炊也激射也言吳非有此事而自亡者蓋為君不明而有疑臣下之心故也

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

西之隊

善曰左氏傳曰楚子圍宋將去之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王從之宋

人乃懼遂及楚平史記曰燕昭王使樂毅為上將軍伐齊破之齊西向曰隊謂兵之部伍言



吳亦非有此患也餘注同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善曰左氏傳君子曰

莒恃其陋浹辰之間而楚剋其三都于寶晉紀曰太康元年四月王濬鼓入石頭吳主孫皓面

縛輿輓降于濬翰曰浹辰十二日也夷滅也言晉軍之至不經十二日而吳之社稷已滅

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善曰襄陽記張悌字臣先

襄陽人晉伐吳悌逆之吳軍大敗諸葛靚退走使過迎悌悌不肯去靚自牽之悌垂泣曰今日是

我死日也靚遂放之為晉軍所殺韓子有孤憤篇司馬遷書曰世又不與能死節者也夫

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

善曰向時謂太康之役也曩日謂昔日之曹劉也良曰曹劉謂曹操劉備也言其將皆有雄

略固非晉一世所能選及也言戰守之道抑有晉不如曹劉也銑同善良注



前符險阻

五臣本作阻險

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

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曰向

符法貿易詭變趣事也戰守之道自有古法且吳阻險之間尚亦未改然昔者曹劉之衆勝於晉兵而吳終成帝業今晉師不如曹劉而反敗吳國成敗易理古今事變何也則彼此政化有殊而授任羣臣有疑心故也彼謂孫權時此謂孫皓時言孫權任人不疑皓用人有貳也

### 辨亡論下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

荆楊而奄

五臣本作掩

交廣

善曰東都賦曰自中夏以布德毛萇詩傳曰奄

覆也

備也

翰曰漢氏謂劉銑曰交廣郡名

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



深矣其民怨矣

五臣本無矣

善曰左氏傳曰

諸華毛詩序曰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怨

良曰曹操好殺戮故云虐深民怨劉公因

險以

五臣本無以字

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

五臣本無矣

善曰淮南子曰偽之生飾智以警愚范曄後漢書吳祐曰遠在海濱其俗誠陋也

濟曰劉公

即備也言因其險阻得增飾其夫吳桓王基之智也可謂功少而風俗敝陋也

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睿達懿度弘

五臣本作深

遠矣

善曰周易曰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

也言權有厚度量也

其求賢如不及恤民如稚子

善曰論語曰子

曰見善如不及謝承後漢書曰延篤遷京兆尹

卹民如子翰曰如不及者謂志慕之也恤憂



也維子小兒也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鑒丹府之愛拔

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

善曰吳志曰呂蒙年十五六隨鄧當

擊賊策見而奇之引置左右張昭薦蒙拜別部司馬又曰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江表傳曰權克荆州將吏悉皆歸附而濬獨稱疾不見權遣人以牀就家與致之濬伏面著席不起涕泣交橫哀哽不能自勝權慰勞與語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鄉浮也武王以為軍帥彭仲爽仲俘也文王必為令尹此二人卿荆國之先賢也初雖見囚後皆擢楚名臣卿獨不然未肯降意將以孤無古人之量邪便親以巾抵其面濬起下地拜謝即以為治中荆州諸軍事一以咨之毛萇詩傳曰識用也良曰盛德之容謂禮節也鑒亦盡也丹府謂赤心也濟曰戎行謂兵行伍之間也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虜獲也



息權之我偏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

衛以濟周瑜之師善曰吳志陸機為遜銘曰魏大司馬曹休侵我北鄙乃假

公黃鉞統御六師及中軍禁衛而攝行王事主

上執鞭百司屈膝江表傳曰曹公入荊州周瑜

夜請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

各恐懼不復斷其事實今以實較之不過十五

六萬軍已久疲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權曰五

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舡載糧具促辦卿與

子敬便在前發孤當增發人衆多載資糧為軍

後援也向曰誠心恤憂也我欺猶欺我也言

權推腹心信於人士不憂前人有欺銑曰不

患難貴臣權勢所偏也翰曰魏大司馬曹休

侵吳比邊權乃遣陸公征之權執鞭鞠躬以送

是門重陸公之威也陸公謂遜也良曰時曹

公入荊州權盡委武衛之兵以濟益周瑜之軍

也悉盡也武衛謂權之親近宿衛之兵也



卑宮菲食

善本有食

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已

納謨士

之筭

濟曰卑其宮室薄其飲食也菲薄也向

也言權開張其懷虛已者亦猶虛器將容受其物

日論語曰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馬融曰菲薄也漢書曰李尋傳曰王根輔政數虛已開尋故魯肅一

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效

善本作致

命

翰曰周瑜薦

時權與語甚悅之衆賓罷退獨與肅對飲故云

一面自託也士燮爲左將軍常蒙險阻以致其

命也效致也善曰吳志曰魯肅字子敬臨淮人也周瑜薦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

業不可令去也惟即召肅與語甚說之衆賓罷退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又曰士燮字威彥蒼梧人也漢時燮爲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趾太守孫權遣步騭爲交州刺史燮率兄弟奉承



節度權加燮為左將  
軍燮遣子欽入質  
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

娛向曰張公謂昭也善曰吳志曰張昭為軍師權每曰獵常乘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馬

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為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羣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

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日之患奈天下笑何賢

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慙君然猶不能已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  
銑曰諸葛諸葛瑾也

善曰諸葛瑾事未詳也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翰曰

謂遜也陸遜諫權緩刑而權從其言即除刑法之煩者

刑寬賦息調權報曰君以為太重孤亦何利焉但不得已而為之耳於是令有司盡寫科條使

即中緒逢濟以就遜意所不安令損益之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



誓

善曰惟既為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虞翻

伏地

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劍欲擊

之侍坐者莫不惶遽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

曰大王以三爵後殺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

翻由是得免權因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

得殺之良曰同善注議亦屏氣跼局春以

諫也三爵謂醉後也誓戒也

伺子明之疾分滋損其以育凌統之孤

善曰論語曰屏

氣似不息者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

蓋厚不敢不踣吳志曰呂子明疾發權時在公

安迎置內殿所以療護者萬方募封內有能愈

蒙者賜千金欲數見顏色又恐其勞動常穿鑿

壁瞻之見其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

則咄咄夜不能寐病小瘳為下赦令羣臣畢賀

後更增篤自親臨視凌統卒權為之數日減膳

言及流涕乃列封統二子年各數歲權內養於



宮愛待處諸子同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 濟曰子明呂蒙字也同善注屏氣跼踖

謂窺壁之時恐其知聞而使其勞也屏息也跼踖緩行也同謂伺候也 向同善注登壇

慷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善曰

曰權既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掌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時或言諸葛瑾別遣親

人與備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吾猶吾不負子瑜也 銑曰登壇

謂權即帝位也慷慨雄壯之兒言即位之時顧謂羣臣歸功於魯肅也魯子謂肅也 濟曰同

善注此則棄人惡言信其忠節削投謂棄也子瑜瑾字也 是以忠臣競盡其

謨五臣本 志士咸得肆力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謨謀也又曰肆陳

也 肆用也翰曰 洪規遠略固不厭豔 夫區區者也善



言其規略宏遠不安茲小國也左氏傳曰初楚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詎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方言曰猷安也良曰區區小也言權大規遠略固不安此區區小國者將欲一統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善曰論語曰子謂衛公子天下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善曰論語曰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初都建業羣臣請有曰苟完矣向曰遑暇也

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

輿服蓋慊

苦如也

善曰漢書文帝曰豫建太子謂天下何劉兆穀梁注曰慊

不足也銑曰建業郡名天子謂權也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即天子位而權不許也謂我何者言天下以我無心有漢矣雖居宮室車服蓋如不足堪也爰及中業天人

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粗脩

五臣本作粗精善曰粗字也韋昭



漢書注曰粗略也才古切 濟曰中業謂權中

年之時天道人事既定謂三國各據一方也則

百法禮儀有所缺 失者粗得增脩也 雖釀化懿綱未齒乎上代抑

**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爲政矣**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齒

列也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 釀醲之化美政之理以網羅天下則未列齒於

上代帝王之跡然至其體國 理人之事亦足以爲政化也 地方幾萬里帶甲

**將百萬其野沃其民練**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

注曰沃肥善也 向曰言吳地廣兵衆 也帶甲謂兵也 銑曰練謂習戰事也 其器利

**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良曰器謂兵器也 濟曰負恃也

**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謂疆界也 謂疆界也

**國家**



之利未巨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

善人御之有術善曰陳琳為曹洪與文帝書曰謂為中才處之殆難倉卒論語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跡亦不入於室也敦率遺典勤民

謹政銑曰敦勉率循典法也言借使中才之人勉循孫權遺法也循定策守

常險則可以五臣本無以字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

也五臣本無也字善曰左氏傳比宮文子曰有其國家今問長世尚書曰降年有永有不永

或曰吳蜀唇齒之國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

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善曰左氏傳宮

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也漢書項梁曰田假與國之王也如淳曰相與友善為與



國黨與也良曰援助也與黨也言蜀雖為藩籬之助為吳國之朋黨然吳之存亡不由蜀也

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善曰

穀梁傳曰長轂五百乘范甯曰長轂兵車也濟曰其險狹無行車之路也川阨流

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

夫善曰詩曰元戎千乘以先啓行向曰開行陣不過千人亦言地狹雖人衆無施用也

舳逐艦盧千里前驅不過百艦胡咸友善曰漢書曰自尋陽

浮江舳艦千里李斐曰舳船後持拖處也艦船前頭刺櫂處也言其船多前後相銜千里不絕

也故劉氏之伐陸公喻善曰

之長蛇其勢然也善曰蛇鬪以首尾救故銳師百萬而無所施也良曰劉



氏謂備也陸公謂遜也孫子兵法曰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至言劉氏伐吳之時陸遜比蜀兵為長蛇者言其地狹首尾不得相救其勢合然也昔蜀之初亡朝

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

變

善曰戰國策曰公輸班為攻宋機械謂吳朝臣見蜀亡恐禍將及吳或謀欲積石

翰曰

以遏江水令流迅以為險阻機械兵器之總名也

天子總羣誼

五臣本作議

而咨之大司馬陸公公

五臣本有一公

以四瀆天地之

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

善曰國語太子晉曰夫天地成

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道其氣韋昭曰聚聚物也高山陵也下藪澤也疏通也銑曰天子謂權也總集也咨問也濟曰陸公謂抗也抗言江水四瀆也無遏絕之理謂不可積



石以險流矣四瀆江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

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荆楊而爭舟楫之用是

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善曰漢書晁錯曰匈奴之

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左氏傳子魚曰勅敵之人隘而不成列天贊我也何曰言彼此皆有

機械也銑曰言晉人所長巧於陸戰若棄其所長以就水戰是屈其力也晉人又即於荆楊

二州而爭我舟楫之用其不善用舟必速覆敗是天助贊吳也則當守峽山之口以待禽耳建

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疆寇重資幣以誘羣蠻

善曰國語軍穆公曰量資幣戰國策曰荆軻至秦持千金之幣厚遺中庶子蒙嘉翰曰西陵

督步闡叛吳降晉憑據堅城以招延晉軍也又重以幣帛招說羣蠻同為背叛也寶猶堅也



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旌江介築壘遵渚

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

下

善曰雲翔言衆也戰國策頓子說秦王曰今楚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拔然此雲翔與戰國

微異不以文害意也毛詩曰鴻飛遵渚毛萇傳曰遵循也

向曰大邦謂晉也作此論之時吳

亡機仕於晉故云大邦也介間也築壘謂作軍營壁也遵繞也言晉兵守吳要害如襟帶束於

身也又以蜀中兵沿江而東下至於吳順流而下曰沿

陸公以偏師三萬

北據東坑

善曰東坑在西陵步闡城東北長十餘里陸抗所築之城在東

坑上而當闡城之北其迹並存良曰陸公謂抗也東坑謂海也

深溝高壘按甲

養威反虜踰

於

跡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疆寇



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師

東西同捷獻俘萬計

善曰吳志曰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陸抗

聞之因部分諸軍吳彥等徑赴西陵勅軍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寇圍備始合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荊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留慮距胤身率三軍憑圍對肇肇攻至月餘計屈夜遁抗使輕騎躡之肇大破敗胤等引還抗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左氏傳曰僖二十八年晉侯敗楚師于城濮還師歸國獻俘授馘杜預曰獻楚俘于廟俘即囚也濟曰反虜謂步闡也疏跡謂俯伏也此窺謂投晉也翰曰宵夜遁逃也喪失師衆也太半言疆半也

**信哉**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向曰言陸抗之謀豈欺詐於君也

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

善曰

言少有虞度之事也

翰曰自陸公一捷則

陸

烽火之候希有警動而疆界少其虞備也

公沒而潛謀兆吳豐深而六師駭

善曰蒼頡篇曰駭警也

良曰言陸抗亡沒之後而晉潛謀伐吳自此而

始孫皓無道戡釁日深而六軍於是警駭也兆

始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

濟曰晉太康年滅吳

言太康時兵衆未能盛於曩日魏蜀之師且魏

蜀兵盛而吳欺之今晉兵不如魏蜀而吳滅者

由陸公亡沒

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

善曰

善曰

曩日向時皆謂曹劉之世餘文同

翰曰孫皓

天紀三年郭馬反殺廣州刺史當時禍患亦少

於魏蜀之難而廣州遭亂豈不由無

良臣明主也愈少也向時謂蜀魏也而邦家顛



覆宗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

與善曰詩大雅文也銑曰人之云亡謂陸公

者蓋以陸公亡而邦國之人盡病矣不其然與謂豈不如此也

順乎天玄曰亂不極則治不形善曰周易革卦之辭也太玄經

曰陰不極則陽不生亂不極則德不形向曰玄謂大玄經也言世亂之極則有理世而見

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

利善曰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趙岐曰天時五行王相孤虛之屬易曰

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善曰周易坎卦

之辭也向曰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



陰言守險之由人也

善曰史記魏武侯曰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吳起

對曰在德不在險

吳之興也參

三而由焉孫卿所謂合

其參者也

善曰孫卿子曰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合所以參

而顯其所參則惑矣

翰曰言吳之興也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並用也參三也由用也孫卿謂

孫卿子也合其三者謂道合於天地人

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

卿所謂舍

五臣作捨

其參者也

良曰捨其天地人三者之理也

夫四

州之萌

五臣作氓

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

濟曰

四州荆楊交廣皆吳地也氓謂百姓也俊謂賢俊人也

山川之險易守也

勁利之器易用也

翰曰勁利之器兵器也

先政之策易循



也功不興而禍遘者

五臣無者

何哉所以用之者失

也

向曰先政謂權之政化也遘及也用之者失謂任羣臣有疑貳之心故禍及也

是故

先王達經國之長規

銑曰先王謂古先帝王也

審存亡之至

數謙已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沖以誘俊

人

五臣作人

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

銑曰誘進也俊又謂賢人

也士民謂百姓也

是以前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

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

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

善曰孝經鉤命

決曰天有顧眎之義授圖于黎元也

翰曰上行其惠而及其下下效其節以匡於上上下下和



而君臣之道悅則雖危亡患難之事蓋不足憂也

夫然故能保其社稷

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

感矣

善曰尚書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殷之故處見麥秀之漸漸曰此父母之國宗廟社

稷之所立也志動心悲欲哭則朝周俯泣則婦人推而廣之作雅聲毛詩序曰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故爲黍離之詩向曰言人君能使上下和而君臣不疑者故能安社稷固土宇則長無喪亡之患也若殷周長有正道則無此悲痛之事也愍痛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三終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四

梁昭明太子蕭

統撰

唐

李善 張銑

呂延濟 李周翰

劉良註 呂向

論四

五等諸侯論

善曰五等公侯伯子男也言古者聖王立五等以治天下

至漢封樹不依古制乃作此論翰曰蓋論其興廢利害之事也

陸士衡

夫體國營治先王所慎

善曰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鄭玄曰體猶

分也漢書王嘉曰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

創制垂基思隆後葉

善曰



典引曰慎命以創制論語比  
考讖曰以俟後聖垂基也

然而經略不同長

世異術

善曰左氏傳楚茅尹無宇曰天子有經略古之制也又比宮文子曰有其國家

令聞長世

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

善曰漢書曰周爵五等蓋千八百國而太昊黃帝後唐虞侯伯猶存至秦遂並四海分天下爲郡縣前聖苗裔靡有子遺者矣漢興因秦制度以撫海內班固漢書述曰自昔黃唐經略萬國三代損益降及秦漢革創五等制立郡縣 統

曰黃謂黃帝也唐謂唐堯也五等之制自黃帝至于周室尚不改易至秦無道并吞天下

得失

成敗備在典謨

善曰王命論曰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書序曰典謨訓

誥

是以此詳可得而言

何曰詳議也

夫先王知帝業



至重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

善曰長楊賦曰恢恢帝業孫卿子曰國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廣雅曰曠遠也任重

必於借即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

輕其任也善曰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濟曰天子任重必假借衆賢之力因

羣賢之才所以分重而輕焉庶事乃濟也並建五長所以弘其制也

善曰尚書曰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良曰五長即五等也於是乎立其封疆

之典財其親踈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

固善曰賈逵國語注曰裁制也裁與財古字通周禮曰凡邦國小大相維漢書宋昌曰漢所

謂盤石之宗也銑曰維連也盤石大石也言萬國相連以固王室如大石之不可轉動也



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

善曰毛詩曰宗子維城無俾城壞而獨斯

畏也

向曰宗謂同姓者庶謂異姓者言二者皆能定此連城盤石之業也

又有以

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

善曰大方法也呂氏春秋曰凡

耕之大方力者欲柔翰曰綏安御理也

知其爲人不如厚已利物

不如圖身

善曰周易曰利物足以和義莊子曰愛人利物之謂仁左氏傳藥武子曰

李孫圖其身不忌其君也

濟曰是人之情皆欲如此其爲人君即不然也

安上在

乎悅下爲已在乎利人

善曰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左氏傳邾子

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

良曰安上謂安居於人上者謂君王也

故易曰說以使民

五臣本作人人

忘其勞孫卿曰不



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

五臣本作利之利也善

曰周易兌卦之辭也孫卿子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不愛而用之不如愛而後用之之功也利而後利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弗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愛而不用也者取天下矣利而後利之愛而後用之者保社稷者也不利而利之不愛而用之者危國家者也銑曰人已失利而後利之不如在利之時因更利之則其利廣矣可謂惠而不費也

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

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

善曰孟子謂齊王曰樂以

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趙歧曰古賢君樂則以已之樂天下同之憂則以天下之憂與已共之如是未有不王者也鄭玄儀禮注曰饗勸強之也向曰厚樂之事豐利之資



與天下共分饗則國之不理與諸侯同利博則  
憂乃理矣危害與諸侯共除乃安也

恩篤樂遠則憂深

善曰呂氏春秋曰衆封建非以私賢也所以博利博義也

利博義博則無敵也毛詩曰憂深思遠也  
日博廣篤厚遠長也憂深謂憂天下之深也

故諸侯饗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矣

五臣本無

矣字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享受也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爲禮鄭玄曰大人諸侯之謂也

曰子孫相承不絕曰世及祚福也

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

善曰論語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包氏曰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治之也

侯九服之民知有定主

善曰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也

下上之予愛於是乎生下之體信於是乎結

善曰



周書文王曰周視民如子愛也禮記曰子庶民則百姓勸鄭玄曰子猶愛也禮記曰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鄭玄注曰體猶親也濟曰上之視人如愛已子下之信上情相連結

**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御暴**

論曰立諸侯若國理則足以共

敦風化也王室道衰則故疆殺之國不能擅一

**時之勢雄俊之士**

五臣本作民

**無所寄霸王之志**

善曰

孟子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漢書宣帝曰漢家本以霸王道雜也向曰言分理各定人無爭

**也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

善曰毛詩序曰下泉思治也銑曰

言天子國安由萬邦諸侯思共治之謂各整治於國則天下皆定也**主尊賴羣后**

**之圖身**

良曰諸侯謹敬以事天子則圖身之本羣后諸侯也**譬猶衆目營**



方則天網自永

善曰目網目也以喻諸侯天網

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呂氏春秋一引其綱萬目皆張廣雅曰昶通也濟曰言諸侯理萬邦則

國安圖身則主尊譬猶衆網之目經營於四方開而張之天下網徧故網通矣四體辭

難而心膂

力獲又

善曰四體亦喻諸侯心膂亦

不勤尚書穆王曰作股肱心膂支喻諸侯也辭去也膂背也心背以喻天子也

又安也言諸侯能安四方以蓋無蓋三代所以

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

善曰論語子曰三代之

曰三代夏殷周也禮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鄭

玄曰四代謂虞夏商周也漢書武帝策詔曰屬統垂業廢興何如向曰三代夏殷周也夫盛衰

也但有二不聞有四今云四者吳也



隆獎

五臣本作敝

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

善曰

漢書韓安國曰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暮禮記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也銑曰上教寬仁下人懷惠其化則興行上政急下人怨其化則廢故云繫

愿法期於必諒明道有時而闇

善曰言法

不可常愿故期在於必薄道不可常明故有時而或闇以諭盛衰廢興抑唯常理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愿慤也娛萬切左氏傳渾罕曰君子作法於涼其弊猶貪杜預曰涼薄也良曰愿謹也諒明也事

故世及之制弊

五臣本作敝

於疆禦厚

下之典漏於末折

善曰言諸侯世及而盛疆其弊在於疆禦而難制也毛詩

曰曾是疆禦言封建踰禮而為害其漏在於末大而本折也周易曰剝上以厚下安宅左氏傳



楚子問申無宇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  
實殺曼伯宋蕭毫實殺子游由是觀之則害於  
國未大必折尾大不掉杜預曰折折其本也  
濟曰諸侯傳世之法敝於疆禦而難制謂其益  
盛而天子患之也厚封土地則失於末大而本  
折也言天子為本諸侯為末亦猶木末大而本  
小則本必折也漏失也**侵弱之釁遘自三季**善曰言諸侯秉權而王室  
侵弱斯乃遘自三季也班固異姓諸侯王表序  
曰秦惠周之敗以為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  
削去五等杜預左氏傳注曰釁瑕隙也國語郭  
偃曰三季王之亡宜也韋昭曰季末也三季王  
桀紂幽王也翰曰遘起也三季謂殷周之末年  
天子無道則諸侯疆者侵弱此釁起自夏殷周  
之末**陵夷之禍終于七雄**善曰言七雄力政而  
年也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東京賦  
曰七雄並爭翰曰陵夷謂頽毀也七雄謂齊



燕楚趙韓魏秦也言諸侯之道頹毀終于此時也 昔者成湯親照夏后

之鑒公旦目涉商人之戒善曰夏后之鑒即殷鑒也毛詩曰殷鑒不

遠在夏后之世尚書曰爾唯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孔安國曰目所親見法之又

明之也良曰成湯周公親見夏商封建之事以為鑒戒也照見也涉歷也 文質相

濟損益有物善曰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天質而地文論語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物禮物也 濟曰文質損益各

以取其宜故五等之禮五臣本作體不革于時封畛

之制有隆焉爾者善曰呂氏春秋曰等步畝封畛所以一之也小雅曰封畛

界疆也銑曰革改也畛疆也爾者謂夏殷周也言成湯周公不改五等之體而立封疆之制



有盛於夏殷也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筭乎善曰二王

謂夏殷也文子曰養生以經世莊子曰未嘗聞

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何曰

言成湯周公豈好夏殷二王之禍不改五等之

法而乃暗於理世之計乎蓋聖王之道所宜然

也玩好經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

理計筭也

五臣本作敝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

陵夷也善曰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土崩秦之

末葉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

知此之謂土崩家語孔子曰文武之祀無乃殄

乎

翰曰懸遠也御猶禁止也愈差也殄絕也

言周崇五等非暗經世之計固知百世非可遠

為禁止而雖善制必有衰敝蓋否泰之數也且

二代之末雖有侵弱之辱猶差於覆宗絕祀也

而秦去五等之制有土崩之困亦痛於周末陵



失之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

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也

五臣本無也字

善曰毛詩曰經始靈臺吳越春秋曰大夫種善圖始范蠡善慮終賈逵國語注曰權求也尸子

曰聖人權福則取重權禍則取輕

良曰是以

理國之初者權宜之制其在多福忠慮其終蓋

取少禍豈謂立諸侯則不可亂置郡縣則非政

理哉蓋取適於遠圖以安天下使守其分人知

其主也經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其翬戴

治始初也

左氏傳王子朝告于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又叔

何語宣子曰文之伯也翼戴天子加之以榮

銳曰天子有難則諸侯去位以謀王室使其安

也王弱則憑諸侯以為輔佐使不失其位也釋

去也翼戴及承微五臣本積弊五臣本作王室

猶輔佐也

八卷五十五

二

同



遂卑

善曰新序曰及定王王室遂卑

猶保名位祚垂後嗣

善曰左氏

傳曰名位不同班固漢書叙曰後嗣承序以廣親親良曰祚福也

皇統幽而不

輟神器而必存者豈非置勢使之然歟

善曰東京

賦曰怨皇統之見替鄭玄論語注曰輟止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濟曰言

諸侯翼佐天子則雖王室道卑且使皇家之緒繼而不止天子雖遭否塞其政必存豈非諸侯

置磐石之勢使之然也統緒輟止也神器天子位也降及亡秦棄道任術

善曰史記曰商鞅見秦孝公謂景監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君曰吾不能待吾以疆國之術說

君君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大說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善曰言懲周以弱見

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

善曰弱下之術前王所棄秦以



為是故謂之闇焉左氏傳宋昭公將去羣公子  
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君去之則本  
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  
比況國君乎此所謂庇焉而縱尋斧也賈逵國  
語注曰尋用也翰曰同善注秦不封子弟亦  
如用斧繼其所庇蔭也秦所以不封諸侯將以  
弱其下此制國之

**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共**

**害**

善曰國語曰晉國有慶未嘗不怡史記范雎  
曰主憂臣辱良曰言秦獨饗天下之利不

封建子弟故國有憂難  
無人與之共除害也

**雖速亡趣亂不必一道**

**顛沛之釁實由孤立**

善曰毛萇詩傳曰速召也  
毛詩曰人亦有言顛沛之

揭毛萇曰顛仆也沛拔也揭見根兒也漢書曰  
漢興懲戒亡秦孤立之敗也向曰不必二道  
謂不必由奢侈暴虐則顛沛  
之釁實由不封立所致也

**是蓋思五等之小**



怨忘經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闇土崩之爲

痛也

善曰毛詩曰忘我大德思我小怨銑曰言秦徒知五等有陵夷之患心暗於土崩

瓦解之勢莫有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善曰左氏

謂子囊曰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又叔孫曰叔出季處有自來矣濟曰競疆也國之

令主十有餘世

善曰左氏傳治區夫曰爲之令主楊雄連珠曰古之令主所以

統天者不遠焉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善曰論

爾雅曰令善也片言可以拚獄左氏傳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

侯莫如勤王也翰曰周室雖不疆然天下有

一言勤於王事將欲一朝振矜遠國先叛善曰

匡正者諸侯應之

傳曰葵丘之會齊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

之者何猶曰振然也矜之者何猶莫若我也可



休曰震矜色自美之兒也

向曰公羊傳云

丘之會齊桓公振而矜之遠國叛者有九振矜

謂自美也言齊

公自美已疆也故彊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

其觀鼎之志

善曰左氏傳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

德而有二王叔父之所惡也又曰楚子伐陸渾

之戎遂至于維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問鼎之

大小輕重焉杜預曰示欲逼取天下也銑曰

同善注收用也圖謀也頓猶發也此二君並盛

欲偪周而

取天下豈劉項之能關關勝廣之敢號澤哉

善曰漢書沛公自武關入秦又曰羽至函谷關

使當陽君擊關羽入至戲又曰勝廣為屯長行

至蘄西大澤鄉勝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齊

曰言周室雖弱諸侯之疆然如秦之大崩壞豈

有漢高祖項羽之徒能關視關中而陳勝吳

廣之輩敢發號於野澤哉言周無此事也借



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共弊

五臣本弊作敵

有而覆滅之禍豈在曩日

善曰曩日謂土崩之禍也 翰曰假使秦

能用五等之制雖其無道且有諸侯共理其敵亦不見覆滅之禍在於昔日也

漢矯秦

枉大啓侯王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藩國大者夸州兼郡可謂矯枉過其正矣毛詩

曰大啓爾宇爲周室輔 向曰矯舉枉敝也言漢室既興舉秦之敝法大開侯王之國以封子

弟境土踰溢不遵舊典

善曰東京賦曰規摹踰溢尚書曰舊典時式也

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

善曰漢書賈誼曰夫國固有必相疑

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令下也又晁錯曰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不如此宗廟不安也 銑曰賈誼上書云諸侯疆盛長亂起紆此所以危國也晁錯又恐諸侯盛



以爲亂乃勸景帝削諸侯土也

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

士民之力

善曰阻恃也良曰注同

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

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漏網

善曰漢書賈誼曰大抵疆

者先反及淮陰王楚最疆則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及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然誼言八而機言六者貫高非五等盧縮亡入匈奴故不數之漢書曰景帝即位晁錯說上令削吳及書至吳王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也

翰曰勢足者謂地廣兵足故爲叛疾也土狹者逆遲謂終懷逆心爲其土狹勢不足故爲逆遲也

向曰六臣謂燕王臧荼韓王信淮陰侯韓

信梁王彭越淮南王黥布燕王盧縮等皆反七子謂吳王濞膠東王卬楚王代趙王遂濟南王



壁光淄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等亦謀反弱綱謂漢初綱紀尚弱漏網謂孝景時法網疎寬也

皇祖夷於黥徒西京病於東帝

善曰皇祖高祖也南都賦曰皇

祖正焉史記曰淮南王黥布反高祖自往擊之布走高祖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病杜預左氏傳

注曰夷傷也楚漢春秋曰下蔡亭長詈淮南王曰封汝爵為千乘東南盡日所出尚未足黥徒

羣盜所邪而反何也然黥當為黥漢書曰吳王濞反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起兵反以袁盎為

奉常使吳王聞盎來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盎也濟曰黥徒黥

布也西京謂景帝都西京也東帝吳王濞也

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

侯之累也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藩國大者夸州兼郡可謂矯枉過其正矣周易曰利

用建侯行師也良曰言漢所以諸侯為亂者境土廣大過於正典所以為災非是建立諸侯



累也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

侯善曰漢書曰呂產呂祿自知背高皇帝約因作亂朱虛侯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西大尉

勃丞相平為內應以誅諸呂齊王遂發兵又曰呂后崩大臣迎立代王郎中令張武曰以迎

大王為名實不可往宋昌曰羣臣議非也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疆

故迎大王大王勿疑也翰曰呂氏將起禍難朝士大夫皆外顧迎代王立之而社稷是安此

則諸侯所以為帝室之援也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

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善曰漢書曰諸

侯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晁錯之計

削吳楚向曰逮及也有名無實謂有王侯之名實無其國矣是以五侯作威



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

善曰成帝悉封舅王譚王

立王根王逢王商時爲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尚書曰臣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漢書曰封王莽爲新都侯襲猶取也漢書梅福上書曰昔高祖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銑曰漢旣割削宗子不封其土而使王氏作威萬邦無諸侯之忌故王莽襲逆易於拾遺物也

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

家之宿疾

五臣本作侯前漢之失也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

後車戒也尚書曰卿士有一千身家必喪也良曰遵法也言光武即位又不封建子弟是遵

覆車之遺轍也覆車之跡旣遵其必喪也故比之喪家宿疾不亦宜乎

僅及數世

姦宄充斥

善曰尚書曰寇賊姦宄軌與宄古字通左氏傳士文伯讓子產曰以政刑



之不修寇盜充斥也濟曰僅劣也言光武中

興劣劣然至於數世而姦宄之賊內外充斥言

多卒有疆臣專朝則天下風靡善曰疆臣謂諸

也曰世從俗而變化一夫從橫則城池自夷豈不

隨風靡而成行危哉善曰一夫謂董卓也漢書曰從恣意衡古

夫為亂而城池已為寇賊所平豈不危哉為無諸侯之援故也在周之衰難興

王室放命者七臣于位者三子善曰左氏傳曰

王生子頹有寵為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取為

國之圃以為園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

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為國

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

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

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杜預曰石速士



也不在五大夫之數左氏傳曰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襄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顏叔桃子曰我實能使狄遂奉太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于汜杜預曰甘昭公王子大叔帶也又曰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崩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單子逆悼王子莊宮以歸杜預曰子朝景王之長庶子悼王子猛也班固漢書述曰孝景蒞政諸侯方命韋昭曰方放命不承天子之制七臣薦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及顏叔桃子賓起王命論曰闇于天位爾雅曰于求也三子子顏叔帶子朝向曰放命謂棄叛王命爲逆也于亂也七臣一曰爲國二曰邊伯三曰石速四曰詹父五曰子禽六曰祝跪七曰蘇子三子一曰子顏二曰叔帶三曰子朝是皆爲亂王室者也

嗣王

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

善曰嗣王惠襄悼也凶族三子也史記曰



秦取周九鼎寶器尚書曰肆予敢求爾于天邑

商銑曰嗣王謂惠王襄王以三子之亂棄國出奔也委棄也凶族即三子也皆為勃逆

釁即王位以據王城也天邑謂王城也

釁震於閭宇鋒鏑流乎絳闕

曰鉦金聲也釁鼓也閭宇謂四方也鏑兵鋒也絳闕天子宮闕也言王室微弱諸侯戰爭故令

金鼓震動於四方而鋒鏑然禍止畿甸害不覃

亂流于天子之宮室也

及天下晏然以治待亂

善曰毛詩曰覃及鬼方曰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淮南子曰靜以合躁治以待亂

良曰言周雖衰弱禍難至於近國患害不能延及於君也畿甸近國也晏安也言天下安然以理世而待危而賴諸侯扶持尚未至亡也謂惠

是以宣王

五臣本作厲宣

興於共和襄惠

襄之時也

襄之時也



振於晉鄭

善曰史記曰周人相與畔襲厲王王出奔于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

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二相乃共立宣王又曰惠王即位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頹鄭伯見虢叔曰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同伐王城殺王子頹及五大夫又曰天王出居于鄭避母弟之難也晉侯解秦師而下右師圍溫左師逆王王入於王城取太叔于溫殺之杜預曰叔帶襄王同母弟也 豈若二漢階闥暨擾而四海已

翰曰振起也

沸

善曰

階闥暨擾謂王莽也

何曰言周封立

之內暨亂而四海已沸也

孽臣朝入而九服夕

亂哉

善曰孽臣董卓也范曄後漢書曰何進私呼卓入朝以脅太后卓至遂廢少帝為弘

農王

銑曰九服天下也所以朝

遠惟王莽篡

入夕亂者言速也蓋無所援助也



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

痛

善曰左氏傳遷啓疆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夫良曰億兆謂天下人也悼亦猶痛也

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之曩時

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

善曰聖主得賢臣頌曰齊侯設庭燎之禮故有

匡合之功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又曰桓公九合諸侯濟曰曩時謂周時也匡正

也合謂合諸侯之衆以正天子也繼續屈於時

異雄心挫於卑勢耳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讎之

手

善曰左氏傳劉子謂趙孟子曰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焉阮瑀與孫權書曰大丈夫雄心

能無憤發者也漢書曰燕齊之間萬士瞋目扼腕翰曰言漢所以亡者豈無同時之臣匡合



之志蓋遠大之功屈於特異謂時無諸侯可以共為援矣雖有雄壯之心欲正王室所見折挫者迫於位賤而勢卑人不威服其扼腕謂怒而捉手也委死也言烈士雖怒篡逆之人而終死於讎敵

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

善曰漢書張博書曰公卿

變節史記王歆謂燕將曰今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向曰中庸之人不能堅守忠義或有變節以助暴虐之人矣桀謂其人暴虐比於夏桀也

雖復時有鳩合同志

以謀王室

善曰漢書曰王莽居攝翟義心惡之遂與劉璜結謀舉義兵范曄後漢書

曰董卓以尚書韓馥為冀州刺史侍中劉岱為兖州刺史馥等到官各舉義兵討卓

銑曰鳩

聚然上非奧主下皆市人

善曰漢書曰翟義立劉信為天子左氏傳

曰蔡公召于于于哲將納之于于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于于其濟乎對曰難共有寵子國有



與主呂氏春秋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  
教卒也 齊曰與深也言非深沈知人之主也

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

善曰范曄  
後漢書曰

卓聞劉馥等兵起乃鳩殺弘農王 曾曰師旅  
兵衆也班次也言下皆市人故兵衆悉散則無  
鬪心何能有先定之次也先 是以義兵雲合無  
定謂爭勇於戰而先定其亂

救劫弑

五臣本作殺

之禍

善曰文子曰用兵有五誅  
暴救弱謂之義漢書班彪

曰假號雲合

何曰

民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

滅矣

善曰漢書曰莽聞翟義起兵乃拜王邑爲  
虎牙將軍以擊義破之於是莽自謂大得

天人之助遂即真矣漢書陳涉詐稱公子扶蘇  
從民望也 濟曰人望謂望漢復安之心未改

也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

善曰公羊傳曰諸  
侯世位故國君爲



一體也全或爲今非也銑曰世位謂子孫昏相傳也言其子孫不必常有安全之勢也

主暴君有比迹

五臣本作跡

故五等所以多亂

善曰唐子

曰暴主闇君不可生殺范曄後漢書孔融薦謝該曰該實卓然比迹前列

今之牧守

皆以官方庸能

良曰庸用也

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

郡縣易以爲治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

善曰左氏傳王

孫滿曰德之休明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良曰言天子有休明之德能申黜陟之

理日用

長率連屬咸述其職

善曰禮記曰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

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尚書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朝覲其身述其

職者述其所職也

翰同善注言

而淫昏之君

皆奉天子休明之德皆述其職也



無所容過

善曰左氏傳宋子魚曰又用諸淫昏之鬼何曰君謂諸侯言雖淫昏遞

相防制故無所容過也

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

矣

銑曰遞相防制既無容過何則不為豐也故先代帝王有立諸侯而祚興也苟或

衰陵百度自悖

五臣本作勃善曰尚書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翰曰言天

子且或衰微陵遞則百姓自亂法也苟且度法勃亂也

鬻官之吏以貨准

才

何曰鬻賣也貨多者則高官少者下位故云以貨准才

則貪殘之萌臣

本作

皆如羣后也

銑曰珉謂百姓言百姓貪殘富盛皆如羣后諸侯也后君

也

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

良曰後之帝王

見其鬻官貪殘之事或有廢封五等者

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為



已思治

善曰民安已受其利故曰為已

齊郡

縣之長為利圖物

善曰物能利已乃始圖之故云為利

居官故為利而圖於百姓之財也

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

之常志

善曰企及進取奔競以招譽禮記曰不至焉者企而及之史記蘇秦說燕王曰

忠信者所以自為進取者所以為人也向脩

已安民良士之所希及

善曰脩已安民積德以厚下論語子曰修已以

安百姓尚書咎繇曰在安民曰希少也言少能及此事也

銳

夫進取之情

銳而安民之譽遲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情實也銳猶疾也是

故侵百姓以利已者在位所不憚

善曰安民譽遲不若侵之



以利己鄭玄論語注曰憚難也齊損實事以  
曰憚懼也言衆皆爲之故不懼也

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五臣本無也善曰進  
取名速故損實事以求

之列子曰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也翰  
曰實謂政化之美日以損之名謂虛譽之名曰

以養之此事皆夙夜爲之而不止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

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爲己土衆皆我民民安已

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善曰說文曰嬰繞也  
向曰此郡縣長所爲如

此五等諸侯則不然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善  
曰

尚書曰若考作室子乃弗肯堂矧肯構銑曰  
後嗣思繼嗣於先君如先起其堂上構以木則

成大廈爲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善  
曰



漢書王嘉上疏曰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莊子曰待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范曄後漢書鄭泰曰以膠固之衆當解合之勢計也膠固謂如膠漆之堅固也使其並賢居治則功有厚薄兩

愚處亂則過有深淺

善曰言八代同建五等而廢興殊迹者譬並賢居治

而功有優劣也言秦漢同立郡縣而脩短異期者譬兩愚居亂而過有輕重也向曰言使諸侯與郡縣並賢而理則諸侯以長久而功多郡縣長以數易而功少若愚處亂則諸侯以累世流惠過乃淺矣郡縣長以侵人利已過則深焉然則探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  
善曰八代謂五帝三王也然此八代異於辯云各觀文立義也崔寔政論曰今既不能純法八代故宜參以霸政論語秦曰吾道一以貫之良曰一理謂合典則也



漢之興始可以一言蔽矣

善曰論語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

無邪孔安國尚書傳曰蔽斷也齊曰秦棄先王之正道漢封土地之大廣皆可一言蔽之也

辨命論一首

并序善曰劉璠梁典曰孝標辨命論蓋以自喻云

劉孝標

善曰孝標植根淄右流寓魏庭冒履難危僅至江左負材矜能

自謂坐致雲霄豈圖逡巡十稔而榮慙一命因茲著論故辭多憤激雖義越典謨而足杜浮競也翰曰辨人死生窮通必有命也故因管輅以發

此論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

善曰主上謂梁武帝也魏志曰管輅

字公明平原人也舉秀才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長歎曰然天與我才



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男娶婦也是歲八月為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

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在赤墀之下豫

聞斯議歸以告余

善曰漢書梅福上書曰願涉赤墀之塗說文曰墀塗地也

禮天子赤墀也

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

善曰莊子孔子謂子路曰

聖人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聖人之勇也

故謹述天旨因

言其致云爾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

臣

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

善曰郭璞曰孫子荆上品狀王武子

曰天才英博亮後不羣抱朴子曰故侍郎周生恭遠英偉名儒禮記曰珪璋特達抱朴子曰陸

上龍上衡曠世特秀超古邈今

實海內之名傑豈日者卜祝之



流乎

善曰墨子曰墨子北之齊過日者曰帝今日殺黑龍於北方先生之色黑不可

以比墨子不聽史記有日者列傳然則占候時日謂之日者司馬遷書曰僕之先人文史星曆

近乎卜祝之間也齊曰日者謂掌日月曆數

之任者卜祝主卜筮祭祀之辭也言輅之才器

豈獨此者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

施何其寡歟

善曰史記曰司馬遷曰然則本無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然則

則高才而無貴仕饕餮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

獨公明而已哉

善曰左氏傳楚叔伯曰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

幾又曰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之人以此三凶謂之饕餮故性命

之道窮通之數天閔

葛鳥紛綸莫知其辨



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孔子對曰分  
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王肅曰分於道始  
得爲人也人各受陰陽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  
也莊子曰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  
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  
青天而莫之夭闕者司馬彪曰夭折闕止也言  
無有折止使不通者也封禪書曰紛綸葳蕤鄭  
玄儀禮注曰辨別也良曰夭謂年壽不長也  
闕止也言年可止住而不逝也紛綸言多也言人之所論者甚多也  
**仲任蔽其源**  
**子長闡其惑**善曰范曄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  
人有生死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命當  
貧賤雖富貴之猶涉患禍失其富貴命當富貴  
雖貧賤之猶逢福善離其貧賤今言隨擇行而  
至此命在末不在本也司馬遷字子長蒼頡篇  
曰闡開也史記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伯夷  
叔齊可謂善人而餓死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



顏淵為好學然蚤大盜跡日幾不辜肝人之肉竟以壽終此其大彰較者也余甚惑焉者也

翰曰王充字仲任司馬遷字子長並言貧賤富貴天壽皆有命不在賢愚也源本也謂一言可

以蔽其本也闢開也至於鵠立臣本作鵠冠甕牖必謂開人心之所惑也

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善曰七略鵠冠

子者蓋楚人也常居深山以褐冠故曰鵠冠禮記孔子曰儒者蓬戶甕牖論衡曰夫命懸於天

吉凶在乎時吳都賦曰高門鼎貴漢書賈捐之曰石顯方鼎貴又于公曰少高大門令容駟馬

高蓋車也左傳閔子騫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何曰甕牖貧賤之居也褐冠貧賤之服也此言

貧賤之命懸繫於天必有說說女謹五臣本作喧咋其運鼎貴高門謂富貴也

阻異端斯起善曰劉志曰孟光好公羊春秋而格譏呵左氏每與來敏爭此二義常



饒饒謹昨裴松之曰饒音奴交切謹音詡袁切  
昨音祖格切論語子曰攻乎異端

喧也謂言語  
喧繁不定兒  
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

其流而未詳其本  
善曰李蕭遠作運命論言治  
亂在天故曰論其本郭子玄

作致命由已之論言吉凶由  
已故曰語其流  
齊良注同  
嘗試言之曰

曰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  
杜預左氏傳曰嘗試之也  
翰曰事在冥昧理

不可定故  
云試言之  
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

自然  
善曰老子曰大道汎兮萬物得之以生而  
不辭功成而不有愛養萬物而不爲之主

王弼曰萬物皆得道而生老子曰天法  
道道法自然  
何曰任其生性故無主  
自然者

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



善曰莊子曰孔千觀於吕梁見一丈夫謂孔千曰吾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命也。張湛曰固然之理不可以智知。知其不可知固謂之命也。莊子曰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也。銖曰物之生也任其自然。但見其形則不知其何以如此。是由不見所生。不知所至。濟曰萬物所生皆得其所。亦不知何為得所也。鼓動陶鑄而不為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善曰周易之動者存乎辭。韓康伯曰爻辭也。爻以鼓動効天下之動也。莊子肩吾謂連叔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將猶陶鑄堯舜也。孰肯以物為事。典引曰沈浮交錯。庶類混成。良曰道之無形則陶鑄萬物混而成之。則不求功於萬物矣。既不見道形。亦非以道為力矣。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虔劉之志。善曰老子曰亭之毒之。蓋之覆之王。



弼曰亭謂品其形毒謂成其質左氏傳呂相曰

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翰曰亭毒均養也

虔劉殺也皆墜之淵泉五臣本非其怒升之霄

任自然也

漢非其悅善曰墜之淵泉鱗屬也升之霄漢羽族也言各稟性不同非天之有悅怒

也淮南子曰鳥魚生於陰屬於陽故魚遊於水

鳥飛於雲夫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蛟龍水

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翰曰皆蕩乎大乎

亦任自然所為非道之有怒悅也

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作而不易善曰莊子

不生非德不明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萬物

從之乎又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

庾桑楚曰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

成又楚狂接輿謂肩吾曰夫聖人之治也治外

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司馬彪曰

確乎不移易又曰道流而不明純純常常乃比



於狂又曰吾愛其一成形成而不化以待盡之也

又曰性不可易命不可變銑曰蕩廣也寶物

也確堅也純厚也言道廣大萬物以之

化生其理堅厚一作其化不改易之也

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若命之

不可易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之命

也所受於帝行正不過得壽命也

定於冥兆

終然不變

善曰祖合之論命曰存亡壽夭咸定冥初魏文帝典論曰夫生之必死天

地所不能變

言命定之於冥昧之始不可變易也

良曰冥昧也兆始也

鬼神莫能

預聖哲不能謀

善曰西征賦曰生有脩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鬼神莫之要聖

哲弗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

善曰淮南子曰昔共工之力怒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與高辛爭為帝許慎曰昔共工古諸侯之強者



也不周之山西北之山也陸機弔魏武文曰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翰曰共工氏有力觸不周山天維絕地柱折言命運若來雖有此力無能抗捍魯陽公與韓構戰日將暮不勝魯陽公至誠麾戈日爲之退三舍言命將去雖此至誠不能感留之倒謂却行也  
**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

善曰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壁而重寸之陰漢書曰漏刻以百二十爲度韋昭曰舊漏晝夜共百刻哀帝有短祚之期故欲增之向曰言人命短者不可緩運於寸陰之間長者又不可令急刻於箭漏之內也皆盡於自然箭謂水中置竹簞水漏至刻以知其數也  
**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  
善曰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論語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魏文帝典論曰夫生之必死賢聖所不能免也  
**是以放勛之世浩浩**



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

善曰尚書曰放勛欽明又帝曰湯蕩懷山

襄陵浩浩滔天史記曰天乙立是為成湯呂氏春秋曰成湯之旱煎沙爛石楚辭曰十日並出

流金鑠石

銑曰言堯之大水九年湯之大旱七歲豈不聖明乎蓋天命也

文公憲

徵其尾宣尼絕其糧

善曰傳子曰周文王子公旦有聖德謚曰文毛詩曰

狼跋美周公也狼跋其胡載震其尾毛萇曰震

路也震音致漢書平紀曰追謚孔子曰宣尼公

論語曰子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也良曰

言進退有難亦命也宣尼孔子也孔子在陳絕

糧亦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采

浮

苕

音以善曰薛

君曰苕苕澤寫也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

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以事興苕苕雖臭惡

乎我猶采采而不已者以興君子雖有惡疾我

猶守而不離去也濟曰顏回年二十九而髮



白三十二而早死文子曰日月欲明浮雲蓋之  
叢蘭欲茂秋風敗之耕謂伯牛也有德行而  
有惡疾韓詩曰采芎傷夫有惡疾也詩云采采  
芎芎薄言采之芎芎臭惡草傷君子有惡疾道  
不通

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

善曰崔瑗

七蠲曰三王行化夷叔隱已古史考曰伯夷叔  
齊者殷之末世孤竹君之二子也隱於首陽山  
采薇而食之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  
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曹植與楊脩書曰  
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傳子曰昔仲尼  
既歿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其後  
鄒之君子孟子輿擬其體著七篇謂之孟子然  
子輿孟子之字也孟子曰魯平公將出嬖人臧  
倉曰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  
哉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  
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  
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孟子曰吾之不遇



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哉翰  
夷謂伯夷也叔謂叔齊也斃死也叔媛婦人也

訴毀也聖賢且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善曰大戴禮孔子曰

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此可謂庸人也馮衍顯志賦曰獨慷慨以遠覽兮非

而庸之至乃伍負浮屍於江流三閭沈骸於湘

渚善曰史記曰子胥自劉王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之革浮之於江中楚辭漁父見屈原曰

子非三閭大夫與漢書曰賈誼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楊雄反離騷曰欽子楚之相繫音義曰

諸不以罪死曰繫屈原赴湘死故曰繫也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

尉皓髮於郎署善曰漢書曰賈誼為長沙王傳誼以謫去意不自得入曰馮唐

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事文帝輦過問曰父老何自為郎也銑曰賈大夫賈誼也沮喪也長沙



地名誼見逐爲長沙王傳也  
馮都尉馮唐也皓髮白首也  
君山鴻漸斃殺羽

儀於高雲

善曰東觀漢記曰相譚字君山少好學編治五經光武即位拜議郎詔會

議雲臺上問譚曰吾以識決之何如譚不應良久對曰臣生不讀讖問其故譚頗有所作是上怒曰相譚非法將去斬之譚叩頭流血乃貰由是失旨遂不復轉遷出補六安太守丞之官意不樂道病卒周易曰鴻漸于陸許慎淮南子注曰鍛羽殘羽也應璩與從弟書曰弋下高雲之鳥向曰言鴻飛自陸漸高以喻仕子也鍛殘也言其爲帝所放而死如殘折羽翼於高雲之中

敬通鳳起摧迅翮於風穴

善曰東觀漢記曰馮敬通少有傲儻

之志明帝以爲行材過其實抑而不用遂增壞失志以壽終於家淮南子曰鳳凰之翔至德也濯羽弱水暮宿風穴許慎曰風穴風所從出翰曰起喻實德也摧迅翮謂帝不用也此



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

善曰韓詩外傳曰子路謂孔子曰夫子尚有遺

行乎奚居之隱也

濟曰上之所述聖賢遭其

時難或有不達而死豈是才不足而行有遺蓋

天命也

近世有沛國劉璠

和

璠弟璡

津

並一時秀

士也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劉璠字子珪沛國人宋大明四年舉秀才篤學博通五經為安成

王撫軍行參軍公事免自此不復仕永明初遇疾卒璠弟璡字子璠方執正直文惠太子召璡

入侍東宮每上事輒削草尋署射聲校尉卒官呂氏春秋曰舜耕於歷山秀士從之璠音境

良曰近世謂齊朝

璠則闕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

服膺儒行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楊震字伯起經明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閨

西孔子楊伯起論語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禮記曰回之為人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不



失之矣又禮記有儒行篇何曰言則志烈

秋霜心貞崑玉必亭亭高竦不雜善曰范風塵曄後漢

書孔融論曰凜凜焉皜皜焉其與秋霜崑玉比質可也西京賦曰狀亭亭以岌岌郭璞遊仙詩

曰高蹈風塵外銑曰崑皆毓德於衡門並馳

聲於天地善曰周易曰君子以振民毓德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翰曰衡門

橫木為門蓋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

相次殂落宗祀無饗因斯兩賢以言古則善曰

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尚書曰帝乃殂落孔安國曰殂落死也何曰

兩賢殂落也言因此兩賢不達故言古之典則也昔之玉質金相英髦



秀達皆擯斤於當年韞奇才而莫用

善曰毛詩曰追琢其

章金玉其相毛萇曰相質也又曰髦俊也司馬彪莊子注曰擯棄也馬融論語注曰韞藏也

銑曰王金所以比美君子質相言其形兒也擯斤猶棄置也候草木以共雕

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填川谷堙滅而無

聞者豈可勝道哉

善曰楚辭曰願微幸而有待今宿莽與檉草同死王逸曰

將與百草俱殂落也論衡曰身與草木俱朽楚辭曰死日將至兮與麋鹿同坑檉蜀文曰肝腦

塗中原膏液潤野草封禪書曰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翰曰其骨肉脂膏塗於平原填

於川谷也向曰言古者賢人遭擯斤死亡沈滅而無聞於今豈可勝說哉何獨載於典籍也

此則宰衡之與草隸容彭之與殤子

善曰尚書曰豕宰掌



邦治毛詩曰實維阿衡左右商王左氏傳曰人有十等士臣皐皐臣興興臣隸列仙傳曰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補導之事髮白復黑齒落復生事與老子同亦云老子師又曰彭祖殷賢大夫歷夏至商末號年七百莊子南郭子綦曰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爲之小莫壽于殤子而彭祖爲之大也良曰宰衡伊尹也言其貴也皐隸賤也容成公彭祖並長壽者殤子夭者也

猗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

善曰

孔叢子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牝乃適河東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其滋息不可計以興富猗氏故曰猗頓也皇甫謐高士傳曰黔婁先生脩清節不求進於諸侯及終曾參來弔曰何以爲謚婁曰以康爲謚曾子曰先生存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傍無酒肉何樂於此而謚爲康哉淮南子曰



不待脂粉西施陽文也許慎曰楚之好人也曰  
氏春秋曰陳有惡人焉曰敦洽離麋推穎廣顏  
色如漆赭垂眼臨鼻長肘而盤股陳侯見而甚  
悅之高誘曰醜而有德也濟曰猗頓富者黔

婁貧者陽文美女敦洽醜女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

善曰抱朴子曰聖人體天皆得之於自然莊子  
曰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者也翰曰

言上之所述貴賤壽夭富貧美醜之故曰死生  
事皆得於自然豈假道於才智之理

有命富貴在天斯善本作之謂矣善曰論語子

命富貴在天然命體五臣本作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

五臣本作後笑或始吉五臣本作終凶或不召自來

或因人以濟善曰周易曰同人先號咷後笑老



下相接之易故因人以致人良交錯糾紛迴

還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途驗而其道

密微五臣本作微密寂寥忽恍忽恍廣無形可以見無聲可

以聞善曰子虛賦曰交錯糾紛鵲冠子曰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思玄賦曰北叟

頗識其倚伏抱朴子曰駑銳不可以一塗驗琴不可以膠柱調也鬼谷子曰即欲聞之貴密

密之貴微西征賦曰寥廓忽恍文子曰道以無

有為體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幽

冥管子曰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而序

其成謂之道也銑曰忽恍不明兒言運命出

於無窮動於幽暗不可以一理一途必御物以

以為徵驗又不可以形聲所聞見也

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譬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



司職

善曰言性命之道雖係于天然其來也必憑人而御物譬如天王是旒而執契必曰

百官司職以立政文子曰德仁義禮四者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良曰言人若託以運命而

不求於物不憑於人則運命或不相符也若乘物憑人或亦呈其靈象也御猶乘也何曰冕

旒天子服也言天子之命居旒冕之尊須任百官以爲主司之職乃成其命言人之運命或有

相資而成象而或者觀湯武之龍躍謂龍五臣本作

者亦如此焉而或者觀湯武之龍躍謂龍五臣本作

戡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善曰

成湯武王也周易曰見龍在田又曰或躍在淵墨子曰夏桀時天乃命湯於鑪宮有神來告曰

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戡之商王紂時周武王見三神曰予既沉漬殷紂于酒德矣攻

之予必使汝大戡之孔孔子墨墨翟也蔡邕陳太丘碑曰元方秀方皆命世挺生膺期持授



銑曰龍躍謂欲升天子位也戰勝也言或有人  
不達運命是成湯武王征伐以取天子之位以  
爲能勝亂敵者在於神武之功不由命也又以孔  
子墨翟有道德挺生謂其英智自擅其聲亦非  
千年五百之運命也視彭韓之豹變謂鷙猛致人爵見張

栢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

善曰周易曰君子豹  
變其文蔚禮記曰鷙

蟲獲搏不程其勇者鄭玄曰鷙蟲猛獸也孟子  
曰有天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  
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漢書曰張禹字子文善  
說論語令禹授太子遷光祿大夫後賜關內侯  
范曄後漢書曰栢榮治歐陽尚書授太子爲太  
子少傅封關內侯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而朱  
組綬蒼頡篇曰綬綬也漢書夏侯勝曰士病不  
明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翰曰  
彭彭越韓韓信豹變者言其猛而有文也鷙執  
也言有達運命者見彭韓二人豹變爲列土之



王謂其執勇猛之道以征伐得之也人爵則封王是也良曰張禹相榮以博學而至貴仕故

不知命者見之謂明經青紫可俯拾而得也青紫貴服也豈知有力者運之

而趨乎

善曰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

者不知也齊曰言皆是所稟受天道運轉非

必已能所至言湯武孔墨彭韓張相皆天命運

轉所為不

故言而非命

五臣

有六蔽焉爾

善曰

子曰由汝聞六言六蔽矣乎然文雖出此故義則殊也

請陳其梗槩

古代

善曰東京賦曰其梗槩如此也

天靡顏臙理

哆

昌

為

頤

鳥形之異也

楚辭曰靡顏臙理遺視矚些

多嚙蓬蔕戚族

說文曰哆張口也音侈通俗文曰嚙口不正也史記唐舉見蔡澤曰先生



雖顏感弱  
口不正也顧頡  
靡顏賦理好兒也哆嚙張朝

秀晨終龜鵠千歲年之殊也  
善曰淮南子曰朝

日朝生暮死蟲也生水上似蠶蛾養生要曰龜鵠壽千百之數注壽之物也向曰朝謂日未

出時晨謂日出時也言朝秀之華至聞言如響

智昏菽麥神之辨也  
善曰史記曰淳于髡說鄒忌趨出曰是人者吾語之

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左氏傳曰程滑殺厲公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

師而立之周子有兄而無惠不能辯菽麥故不可立杜預曰菽大豆也豆麥殊形易別故以之

為癡者之候也良曰聞言如響謂耳聽也菽豆也辨別也同知三者定乎

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



十其蔽一也

善曰淮南子曰大矣夫恬然無爲與造化道遙高誘曰造化天地也

莊子曰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左氏傳叔興曰吉凶由人史記齊威王使人說越曰晉楚鬪越兵不起知二五而不知十也銑曰三者謂形異年殊神辨也且人皆同知此三者定之于造化而榮辱之間獨云由人所得者是知兩五之數未識其數之十也

龍犀曰

角帝王之表

善曰朱建平相書曰額有龍犀入鬚左角日右角月王天下也向

同善

河目龜文公侯之相

善曰孔叢子曰夫子適周見萇弘萇弘語

劉文公曰孔子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額是黃帝之形兒也王肅家語注曰河目上下正平而長也范曄後漢書曰李固兒狀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後爲太尉翰曰目上下正平曰河目龜文

撫鏡知其將刑壓紐顯其膺錄

謂足有龜文也



善曰蜀志曰蜀郡張裕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于地左氏傳曰初楚恭王無豕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羣望而祈曰請神擇五人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與已姬密埋璧於太室之庭使五人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也銑同善注

星虹樞電昭聖

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王之瑞

善曰春秋元命苞曰大星如虹

下流華渚者女節夢意感生朱宣宋均曰華渚渚名也朱宣少昊氏詩含神務曰大電繞樞照郊野感符實生黃帝漢高祖功臣頌曰彤雲晝聚素靈夜哭國語曰興王賞諫臣向曰漢高祖時送徒酈山斬大澤之蛇有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為赤帝子所殺白帝子秦也赤帝子漢也漢高祖隱於芒碭山嘗有聚雲氣如蓋也鬱氣盛兒

翰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而生少昊



帝舜母感樞星之精而生皆北發於前期渙汗

於後葉

善曰周易曰渙汗其大號銑曰北跡也言帝王之跡發於前期渙汗流布兒

若謂驅貔

類夷

虎奮尺劒入紫微升帝道則未達

宵寘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

善曰尚書武王曰如

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孔安國曰貔擊夷虎屬也史記高祖曰吾提三尺劒取天下此非天命乎薛綜西京賦注曰天有紫微宮王者象之曰紫微宮淮南子曰源道者則宵寘之深呂氏春秋曰宵乎寘莫知其情王命論曰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翰曰言自古帝王所興皆應天命符瑞若謂威猛之道可以取之乃入紫微升帝道是則未達宵寘神明之數矣紫微帝宮也帝道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為魚帝位也



鼈

善曰呂氏春秋曰有莘氏女子采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獻之其君令嬀人養之察其所

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曰出水而東走母顧明日視曰水出告其鄰東走

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淮南子曰歷陽淮南之縣名今屬九江

謂曰此國當沒為湖嫗視東城門有血便走上

山勿反顧也自此嫗數往視門門吏問之嫗對如其言東門吏殺雞以血塗門明日嫗早往視

門有血便走上山國沒為湖良曰有旆氏女歷陽為湖人化為魚鼈餘同善注

屠漢卒睢惟河鯁其流秦人坑趙士沸聲若

本作雷震善曰漢書曰項羽晨擊漢大戰彭城如靈辟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

睢水為不流戰國策蔡澤謂應侯曰白起率數萬之師越韓魏而敗疆趙北坑馬服屠四十餘



萬衆流血成川沸聲如雷使秦業帝白起之也論衡曰言有命者曰夫天下之大人人民之一歷陽之郤一長平之坑同命俱死未可怪命當溺死故相聚於歷陽命當歾死故相積於長平也齊曰楚師火炎崑岳礫石與琬琰俱謂項羽也鯁填也

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

伊顏之殆庶焉能抗

五臣本作亢

之哉其蔽三也

善曰

尚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又曰弘璧琬琰在西序傳玄鴈兔賦曰秋霜一下蘭艾俱落毛萸詩傳曰蕭蒿也史記曰言偃吳人字子游孟子曰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王弼曰庶幾於知幾者也向曰礫瓦琬琰玉也零落也蕭艾臭草也芝蘭香草也游子游夏子夏有文學伊伊顏顏回也謂其知幾也言運命所遭雖文學之子知幾之人亦



何亢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夏后之璜不能

無考

善曰淮南子曰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明月之珠不能無類高誘曰考不平也類崩也

銑曰類瑕也

故亭伯死

五臣本作崔駰死駰音因

於縣長相

如

五臣本作長卿

卒於園令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崔駰字亭伯竇憲為車騎將軍

辟駰為掾察駰高第出為長岑長駰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至官而歸卒于家漢書曰相如拜

為孝文園令既病免家居茂陵而死

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

碎結綠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

哉

善曰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梁有懸黎宋有結綠而為天下名器楚辭鄭詹尹曰尺有所

短寸有所長

向曰懸

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弘

黎結綠美玉也鴻潤也



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

設令忽如過隙湫合死霜露其爲詬呼耻豈崔

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閣列五鼎善曰漢書曰主父

學長短從橫術家貧假貸無所得北遊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乃上書闕下拜爲郎至中

大夫偃曰大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

又曰公孫弘淄川人也家貧牧豕海上太常上

對諸儒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天子擢弘對爲第

一後至丞相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士莊

子曰賓放於鄉里逐於州部又曰人生天地之

間若白駒之過隙楚辭曰寧溘死以流亡兮余

不忍爲此態也漢詔曰公孫弘不幸罹霜露之

疾說文曰詬耻也良曰牧養也淄原地名

病也銑曰詬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智先



非而終是

善曰范曄後漢書吳漢謂臧宮曰將軍響者經虜處城下震揚威靈風行

電照九州春秋閻忠說皇甫嵩曰今將軍威德震本朝風聲馳海外將榮悴有定

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

善曰應璩與曹

元長書曰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恨哉孫子荆陟陽侯詩曰三命皆有極

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

善曰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

四子講德論曰風馳雨集曰雲從龍風從虎相感應也

翰故重華立而元

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

善曰史記曰虞舜名曰重華左氏傳季孫行父

曰皆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檣攸禱戲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

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八愷



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史記曰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尚書曰祖伊奔告于受孔安國曰受紂也音相亂史記曰仲商生蜚廉蜚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紂曰言善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善曰在闇主

衆明君寡而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接翼善曰在

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法言曰聖君少庸君

多杜篤弔比于文曰闇主之在上豈忠諫之是

謀家語顏回曰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

國而化以其類異也孫盛晉陽秋王夷甫論曰

夫芝蘭之不與茨棘俱植鸞鳳之不與梟鸞同

棲天理固然易在曉晤西都賓曰接翼側足

濟曰薰香草也也猶臭草也梟是使渾本敦徒本檮

惡鳥鸞神鳥也鳳皇之類

桃杌兀踵種武於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耘於



巖石之下

善曰左氏傳太史克曰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

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人謂之渾敦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佞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人謂之驕伋楚辭曰忽奔走以先後及前王之踵武東觀漢記曰詔賈逵入講南宮雲臺使出左氏大義仲容庭堅八愷之二法言曰谷口鄭子真不詘其節耕於巖石之下良曰踵武謂繼跡也雲臺書府閣也言不才之子繼跡於書府之上也仲容庭堅賢人黃去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也耕耘謂營農也

其蔽五也

善曰漢書董仲舒對策曰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也

我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鴆毒

善曰我狄謂魏也班固漢書賁曰夷狄之人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左氏傳管敬仲

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

良曰信心懷

以



誅殺爲道德以蒸報爲仁義

善曰漢書曰匈奴其俗寬則射獵禽

獸爲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小雅曰上

淫曰蒸下淫曰報

雖大風立於青丘鑿齒曾於華野比

於狼戾曾何足喻

善曰淮南子曰堯之時窳窳九嬰大風封豕鑿齒修蛇皆

爲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澤殺九嬰於

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野上射十日而下

殺窳窳斷修蛇於洞庭禽封豕於桑林高誘曰

疇華南方地九嬰水火爲人害者比狄之地有

凶水大風鸞鳥青丘東方封豕大彘桑林湯禱

旱地戰國策張儀曰趙王狼戾無親

翰同善

注言今戎狄比於昔日

自金行不競天地版蕩

左帶沸唇乘間電發

善曰金行謂晉也于寶搜神記程頤說石圖曰金者晉



之行也左氏傳師曠曰吾驟歌北風歌南風不  
競毛詩曰上帝版版毛萇曰杯晚切又曰蕩蕩  
上帝鄭玄曰蕩蕩法度廢壞之兒也左帶左衽  
也尚書曰四夷左衽罔弗咸賴王元長勸給虜  
書啓曰息沸脣於桑墟然齊梁之間通以虜為  
沸脣也魏志詔曰劉備孫權乘間作禍辨亡論  
曰電發荆南銑曰不競猶微弱也版蕩亂也  
左帶戎狄之服也沸脣戎狄之語也言戎狄自  
晉微弱天地有亂乃乘此間隙如電  
之疾以為叛逆也謂劉聰之徒也  
傾五都善曰東京賦曰沂洛皆河左伊右瀍于  
居先王之桑梓善曰毛詩曰維  
止漢書高紀詔曰秦徙中縣之人南方三郡  
濟曰先王桑梓謂夏殷周之所居也竊名號謂  
為帝號也中與三皇競其氓善本黎五帝角其  
縣謂中國也



區字

善曰韋昭漢書注曰萌民也孔安國尚書傳曰黎衆也西京賦曰區字又寧

種

落繁熾充牣

本五臣本作仍

神州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

類繁熾不可殫書子虛賦曰充仍其中者不可勝記河圖曰崑崙東南地方千里名曰神州也

良曰初滿也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豈非否

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汨

骨

之以人其蔽六也

善曰

尚書湯曰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周易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老子曰高下相傾淮南子曰孟春始羸孟秋始縮高誘曰羸長也縮短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汨亂也何曰古人云爲善則福爲亂則禍蓋虛言矣是皆否泰之理盈縮之運以及於此也

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治亂焉禍



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

善曰論語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

衡曰凡人有死生夭壽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墨子曰貧富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呂氏

春秋曰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爲命焉知其所由之也

銑曰賦布也

此四者人之所行也

善曰相範世要論曰遇不遇命也善不善人也

夫神

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絳

中庸在於所習

善曰舜禹

二帝也淮南子曰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堯舜文王也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者丹

朱商均也夫上不及堯舜下不若商均此教訓之所喻也廣雅曰絳止也胡軫切賈誼過秦曰

陳涉材能不及中庸論衡曰中人之性在所習習善爲善習惡爲惡

丹朱堯子商均舜子皆愚暗人也言人有神非聖明又心不愚暗生及中庸之性者事皆在於



所習而成也

是以素絲無恒玄黃代起鮑魚芳蘭

而自變

善曰言在所習也淮南子曰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

閔其化也大戴禮曰與君子游必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臭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者也向曰言中庸之人逐物遷

性有如素絲無有恒色或玄或黃相間代而作或見臭好臭遇香好香隨時而變鮑魚臭也芳

蘭香也

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

善曰尸子

鄙之野人孔子教之皆爲賢士王隱晉書曰楚應瞻爲太守人歌之曰威若風霜恩如父母

穆謀於潘崇成弒

善本作殺

逆之禍

善曰左氏傳曰

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告其師潘崇曰能事諸乎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以宮甲圍成王



王縊穆王立潘崇太子師良同善注

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

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

善曰楚之後業皆商臣之子孫周易

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尚書曰在今後嗣王左氏傳曰衛渾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欲劫孔悝而納太子季子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厭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杜預曰季子子路是也銑曰商臣則穆王名也言惡者乃盛善者乃死也

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在乎命

也

善本無也

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

善曰周易曰鬼神害盈而

福謙尚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

善曰宋景

公有疾熒惑守心熒惑災星心宋之分野朝臣謂公曰可移禍於相公曰相股肱除心腹之疾



置於股肱不可也曰可移於人公曰國無人可  
以爲君可移於歲公曰歲所以養人歲不登同  
以畜人是時災惑乃退三舍延祚二十一年由  
景公之善言也災惑謂執法之星故云法星也  
濟注殷帝自翦千里來雲善曰呂氏春秋曰湯  
同

乃以身禱於桑林於是翦其髮磨其手自以爲  
犧用祈福於上帝雨乃大至淮南子曰湯之時  
早七年以身禱於桑林之祭而四海之雲湊千  
里之雨至也若使若使善

惡無徵未洽斯義善曰因此而言則害盈輔德  
其由影響若以善惡之理無

徵絜洽乎斯義毛萇詩傳曰洽合也向曰謂  
宋公殷帝若爲善無徵則未合此義此義謂星

退雨至也且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毋掃墓以望喪善  
曰

漢書曰于定國父于公其門閭壞父老方共修  
之于公謂之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



我理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  
定國爲丞相封侯漢書曰嚴延年遷河南太守  
其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維陽適見報囚  
母大驚畢正臘已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  
獨殺我不自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  
東海歸掃除墓地耳後歲餘果敗

此君子所以自疆不息也

善曰言善惡有徵故君子庶幾自疆而不

息也周易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疆不息

若使

善本作如使

仁而無報奚

爲脩善立名乎斯徑廷

定

之辭也

善曰若必爲仁而無報何

故脩善而立名乎是不由命明矣或爲茲說者斯乃徑廷之言耳莊子肩吾問于連叔曰秦有

徑廷不近人情焉司馬彪曰徑廷激過之辭也良同善注此乃激過之辭矣徑廷激過也

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



而不測

善曰此釋聖人之言顯晦難測也左氏傳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

而成章莊子市南宜僚見魯侯曰南越有邑焉

名建德之國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又肩吾

問于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也往而

不及吾驚怖其河漢而無極也司馬彪曰極崖

也言廣若河漢無有崖也

婉柔也濟曰河漢之水深廣

庸怠或言命以窮性靈

善曰此釋不同之所由也向曰聖人立教有

詩書禮樂以進中庸嬾惰之人或言

立教也

善曰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徐幹中論曰北海孫翺云積善餘慶誘民於

善路耳向曰古人所謂積善必有余慶則有

為善而見殃者此蓋是先聖立教教人為善其

實在

命也鳳鳥不至言命也

銑曰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此



蓋歎不遇聖君亦天命也今以善本片言辯其要趣何異乎

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善曰毛萇傳曰

夕死莊子曰螻蛄不知春秋也向曰理人真

昧其或難知是非反覆紛綸莫定今若以片言

辯之亦如朝生夕死之蟲而論春秋寒暑之變其可及乎且荆昭德音丹雲

不卷善曰左氏傳曰有雲如衆赤鳥夾日邪

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朕腹心之疾而實諸

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大諸有罪受罰

又焉移之遂弗禱濟同善注荆昭德音而氣

三日不滅也卅雲則此赤氣也夫景公癸惑之

災則退三舍此則莫應何事同而福異也周宣祈雨珪璧斯馨善曰

序曰雲漢仍叔美宣王也詩曰圭璧既平寧莫

我聽良曰周宣王天旱祈雨罄盡珪璧於神



蓋歎不遇聖君亦天命也今以善本片言辯其要趣何異乎

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善曰毛萇傳曰

夕死莊子曰螻蛄不知春秋也向曰理人真

昧其或難知是非反覆紛綸莫定今若以片言

辯之亦如朝生夕死之蟲而論春秋寒暑之變其可及乎且荆昭德音丹雲

不卷善曰左氏傳曰有雲如衆赤鳥夾日

楚子使問周太史曰其嘗之可移於今尹司馬王曰朕腹心之疾而實諸

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大諸有罪受罰

又焉移之遂弗禁濟同善注荆昭德音而氣

三日不滅也卅雲則此赤氣也夫景公癸惑之

災則退三舍此則莫應何事同而福異也周宣祈雨珪璧斯馨善曰

序曰雲漢仍叔美宣王也詩曰圭璧既平寧莫

我聽良曰周宣王天旱祈雨罄盡珪璧於神



明而雨不至豈不精誠湯則有千  
聖之雲雨同為明君事則有異  
于叟種德不

逮勛華之高善同翰注  
猶立也勛堯也華舜也言于公立

德不及堯舜而有後嗣定國賢而為丞相而延  
堯則有愚子卅朱舜則有不肖子商均也

年殘獷猛古未甚東陵之酷暴善曰說文曰獷不

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也  
向曰獷惡也嚴延年殘惡亦未甚盜跖之酷暴

而延年速先敗也而盜跖壽終為善一為惡均

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跡蕩蕩上帝豈知是

乎善曰毛詩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詩云風雨如

晦鷄鳴不已善曰此釋君子所以自強也毛詩

鄭風也鄭玄曰喻君子雖居亂世



不變改其節度也翰曰鷄鳴不失其時也雖

風雨晦暝亦鳴不改喻君子雖居暗亂之世其

善不改也故善人爲善焉有息哉善曰尚書曰吉人

語孔子曰事君之難也焉可以息哉夫食稻梁進芻

貉鶴糞冰紉善曰論語子曰食夫稻韓詩外傳

國語曰芻豢幾何論語子曰狐貉之厚以居

書曰齊地織作冰紉向曰梁也牛馬食曰

芻犬食曰豢狐貉謂以觀窈眇之奇舞聽雲和

狐毛爲裘冰紉素綺也

之琴瑟此小人善本作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

善曰長楊賦曰憎聞鄭衛窈眇之聲阮籍冰

詩曰北里多奇儻周禮曰孤竹之管雲和之琴

瑟銑曰非求其榮利而修道德習仁義敦

後爲之皆人情所必須也



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盛則此

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

樂天知命

善曰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莊子會  
堯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也郭

象曰言體道者人之宗主也  
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明其無可奈何

其不由智力

善曰莊子曰知不可奈何而安之  
若命唯有德者能之王命論曰不

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  
窮達之理不由智力所致乃在於命也

逝而

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感

善曰莊子  
曰予惡乎

知悅生之或非邪子惡  
乎知惡死之或邪

瑤臺夏屋不能悅其神

善曰尸子曰人之言居天下者瑤臺九累而堯  
白屋楚辭曰冬有大夏王逸曰夏大屋也毛詩



曰於我乎夏屋渠渠  
向曰夏大屋也

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

善曰

尚書大傳曰子夏曰弟子所授書於夫子者不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環室編蓬戶尚彈琴瑟其中以歌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矣

不充詘

五臣

於

富貴不遑遑於所欲

善曰禮記孔子曰儒有不

貴皇甫謐高士傳黔婁先生妻謂曾子曰先生

不感憾於貧賤不遑遑於富貴論語曰富與貴

是人之所欲也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

善曰司馬遷為太史公故曰史公遷集有悲不遇賦法言曰災與董

相李軌曰董相江都相董仲舒也仲舒集有士

不遇賦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四

終